

丰盛的恩典

目录

第一章神向罪魁所显示的丰盛恩典

第二章蒙召传道

第三章系狱简述

第四章结语

本仁约翰生平续篇

第一章 神向罪魁所显示的丰盛恩典

为了说明神在我心灵中所作的恩慈工作，首先我必须说一些有关于我自己的背景，以及我如何长大成人，这样或许会有帮助；因为这样，就更能彰显神在我身上所施的恩慈。

我出身微寒，生长在当地最被藐视的家庭中，所以我无法自夸自己是名门绅士，虽然如此，但神却在我身上显大，因为是神将我这样的环境中呼召出来，才使我有份于基督里的恩典与生命。

我的父母虽然贫寒，但感谢神，他们还是尽力地送我进学校读书。我在学校读书，和其他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但令人深觉羞耻的是，我竟很快就将所学的忘记了，后来还是因为主的恩典临到我，令我悔改，我才好好开始学习。

当我不相信神的那些年间，随从今世的风俗，有悖逆之子的邪灵在我里面运行（弗二2）。那时候我甘心乐意的被魔鬼任意掳去（提后二26），心中充满着各样的不义、咒骂、发誓、说谎、亵渎神的圣名。

我在这些恶事上已经根深蒂固了，它们几乎成为我的第二天性，因而我得罪了神，甚至在孩提时候，神就用恶梦中的景象吓唬我。往往当我犯了一天的罪，歇息下来的时候，魔鬼邪灵就来干扰我；当时我想，我就要被带走，并且无法挣脱它们。

那些年间，我陷入地狱之火可怕、痛苦的思想困扰中，我恐惧自己的命运将和那些魔鬼与穷凶恶极之人一样，要被黑暗捆锁在地狱里，听候审判。

当我年仅九、十岁时，甚至在我与其他孩子游戏时，这种地狱痛苦的思想就深深压制着我的灵魂，可是我却无法将我的罪除掉。那时失望的心情强烈地抓着我，令我无法向往天堂的宁静。我常常想，要是没有地狱该多好，若是非要有地狱，那我就去当魔鬼，叫别人受苦，也强于自己受煎熬。

过了不久，这些可怕的幻想就中止了，而且我也很快地就将这些梦想遗忘了，因为罪中的快乐，促使着受地狱痛苦的思想很快的消失，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便放纵情欲、犯罪作恶、抵挡神律；所以在我结婚之前，在各样犯罪以及不敬虔的事上，我是一马当先，是个道地的罪魁。若不是有神恩典的奇迹，我不仅要受永远公义的刑罚而灭亡，甚且要在世人面前受羞辱。

在这些日子中，有关神的任何思想，都令我感到厌烦，不但我自己无法忍受这些思想，就连别人有这样的想法，也令我无法忍受。每当人读基督教书籍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是被关在监狱里一样，我就会对神说：“离开我吧！我不愿晓得你的道”（伯二十一14）。这时候的我，无恶不作，天堂与地狱都在我的眼界之外，连想也不想，至于得救或下地狱，我根本不放在心上。噢，主啊！你知道我的生命为何，我的道路无法向你隐藏。

我清楚记得，虽然我自己一直在犯罪作恶，但只要看到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犯了罪，就会令我战兢害怕。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在我犯罪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听到一位灵性很好的基督徒在那儿起誓发咒，这竟令我的心灵感到非常的受压制。

虽然我如此的坏，但神并没有放弃我，还一直紧紧地跟着我。这时神并没有让我感到自己有多么地邪恶，但却施以带着恩慈的责打。有一次我不慎掉进一条小溪中，差一点就淹死；又有一次我从船上掉进贝德福河中，但神的恩典却保守我，免遭灭顶之祸；还有一次，我和朋友到野外去，一

条毒蛇爬行在路上，我就用棍子敲打它的背，将它的嘴巴撑开，拔掉它的毒牙，若不是有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我早就与我的愚昧同归于尽了。

还有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值得感谢的。当我在军中的时候，我接到命令要和一些人一起去攻占某据点，但在我们出发之前，有个人硬要顶替我的位置，当他在站岗的时候，一颗流弹正中他的头部，他因而死亡。

正如我所说的，这些都是神的判断与怜悯。但是这些事，一件也没有唤醒我的心灵去归向义，我还是继续的犯罪，反而变本加厉的悖逆神，丝毫不关心自己的得救。

不久之后，我结婚了。感谢神，我的妻子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和哥哥。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简直是一贫如洗、两袖清风---甚至连吃饭的盘子、汤匙，家庭用的家具都没有。但是我的妻子却带着两本书，是她父亲去世时遗留下来的，这两本书一本是《普通人上天堂之路》(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一本是《敬虔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Piety)。没事时我会翻翻这两本书，虽然并未令我认罪悔改，但是却令我发现，书中所写的能使我快乐。我妻子常提起她父亲是位多么敬虔的人，说她父亲常主张，不论家中的人或是邻居作了错事，都要受责罚；在他一生的言行方面，他都过着很严肃而圣洁的生活。

我看了这些书，虽然并没有达到我的内心深处，使我觉悟自己是在罪恶的情况中，但是却稍稍改善我的一些邪恶生活，自此我便对宗教活动特别热心。我每主日都参加两次崇拜，在教会中也表现的非常好，不论是在唱诗、读经、祷告、言语、敬虔上都和别人一样，但私下里却仍然过着犯罪的生活。那时候我有一种迷信，凡是有关教会的一切人、事物，如牧师、教会职员、礼拜.....等等，我都会对之特别的敬虔，因为那时总认为，凡是属于教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而且牧师、职员一定都非常快乐蒙福。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我看到牧师，我都特别的恭敬他们，而不论他们的私生活如何。我特别地敬爱他们，因我以他们为神的仆人，甚至在他们脚前下拜，而他们的名字、衣着、工作都非常令我着迷。

在这样的情形中差不多维持了一段时期之后，另外一种思想又进入我心中，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后代？我在圣经中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特别拣选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的后代那该多好啊！我始终找不到答案，于是我便问我的父亲到底是不是，他却说不是，这令我的心情非常沮丧。

当这些思想、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并不觉得罪恶的邪恶！我从未想到，若是不相信基督，那不论我信任何的宗教，也难逃下地狱的劫数；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人。我就像那瞎眼的人，在那儿茫然乱窜，因为不知道如何进入天城之路（传十 15）。

有一次主日，教会牧师证道，题目是《安息日》，内中说到在工作、游戏.....上破坏安息日的罪恶。于是我的良心就开始斥责我，而我想牧师讲这篇道，是要我看见自己罪恶的生活。就我记忆所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有罪，且觉得心中有重担。听完道回家后，心中深有压迫感，深受着压制。

聚会结束后的一段短时间内，我开始非常痛恨过去所有的娱乐，但是这样的情形却没有维持多久，在享受并饱餐一顿之后，我又忘记这些而重蹈覆辙。这种痛恶自己在安心日犯罪的感觉，并没有一直存在着，在那天饱餐一顿之后，我又像往常一样做我以往所作的一切。

听道那天下午，在我与朋友游戏当中，突然有声音从天上临到我的心灵，对我说：“你是要离开罪而上天堂呢？还是要保留你的罪下地狱呢？”

我非常地惊讶，就停止了游戏，并举目望天，似乎正看见主耶稣用震怒的眼光看着我，就好像为着我这次不敬虔的行为，以可怕的刑罚来威吓我。

这思想刚进入我的心中，就马上有一个结论抓住了我的心灵（突然间在我眼前出现了许多罪状），我既然是这样一个大罪人，若想进天堂是太晚了，因为基督不会赦免我的罪，饶恕我的过犯。当我这样想时，恐惧战兢紧紧地抓着我，沮丧失望压得我沉重不堪，既然罪恶感令我痛苦，犯罪也令我痛苦，而且不论是犯大罪或是小罪，都一样要下地狱，于是我作了一个决定，还是继续犯罪下去。

虽然大家伙都在一起站着，但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我还是继续着我的游戏。我也记得这失望控制着我的心灵，若不脱离这罪，我的心灵是无法得到安宁的。天堂已经离开了我---我无法再想到它---所以我就愈发的想要犯罪，尝尽罪中之乐。我便想，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尽情享乐，免得死期一到什么都不能了，而且我也最怕死。这些并非言过其实，这的确是我心中所想的，我全心全意想得到那一切。愿仁慈的主赦免我的过犯，因为他的慈爱是不可测度的。我相信魔鬼的这种试探，在我们周遭可怜的人当中是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他们说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们爱罪，因此在犯罪之后，他们还是照样要犯罪（耶二 25；十八 12）。

所以我就继续犯罪，但心中深受搅扰，因为罪无法满足我。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之久，有一天我照常站在邻居店铺的窗外咒骂，邻居的妻子在里面听见，她并非是一个敬虔的人，就出来反抗我，说她听见我的咒骂令她震惊，她竟说我是最坏、最不敬虔的人，因为在她一生中从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语，并且说我这样做会败坏全城的青年人。

经她一责备，我安静了下来，并且暗自惭愧。我站在那里垂下头，并且盼望自己重得赤子之心，重受父亲的教导，说话不再是邪恶的咒骂。我想我是习惯于咒骂了，要想改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我永远作不到。但从这个时候开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竟停止了咒骂、起誓，说出来的话较以往更为人所信任、接纳。但此时我并未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离开所热衷的游乐。

此后不久，我和一位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穷人作朋友，他和我谈起圣经与宗教，谈得非常令人愉快，我就找了一本圣经来读。我们主要是谈到旧约的历史部分，至于保罗书信以及其他类似的经文，我则一点也不明白。我仍然不掺解自己本性的欲望，以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能力。

所以我就想在说话、行为的表层上改变自己，就决志地遵守十条诫命，作为进天堂的门路。我尽全力的遵守，并对自己目前的改进深感满意。但偶然我也会犯其中一条诫命，那时我的良心就会非常不安、睡不着觉，我就会到神面前忏悔改过，并且应允神下次不再犯错，如此心中又深觉有盼望。为何深觉有盼望呢？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悔改、允诺，就像其他人做的一样，是蒙神所喜悦的。

我这样继续下去约有一年的时间，邻居们都认为我很敬虔，也非常惊讶我在生活言行上有如此大的改变。我虽然不认识基督，也不认识他的恩典，既无信心又无盼望，但此时我的确有了一个大转变；可是假如那时候我就死了，那情形是极其可怕的。

正如我所说的，我的邻居们看到我的改变，以前是如此褻渎，如今是道德生活非常严谨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所以不论人前人后都夸赞我。正如他们所说，我现在是个非常敬虔又诚实的人，当他们这样说时，我心中甚是欢喜，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个可怜的假冒伪善者。我很喜欢听到人们谈论我是个真敬虔的人，我以我的敬虔自傲，而我所作的每件事我都认为的确应该得到赞扬。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约有一年多的时间。

在此之前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告诉你。我非常喜欢到钟楼去看打钟，这令我非常着迷，但也令我良心感到不安，好像这不是我应该作的事，所以我就勉强自己不上去看打钟，只待在下面看。当我

只是在下面时，我想，要是钟突然掉下来怎么办？于是我就站到钟楼主梁的下面，心想就算掉下来也是先碰到主梁，不会伤到我，所以自此我就采取这个安全位置来看打钟。不多久另一个思想又进入我的脑中，要是钟正摇摆时掉了下来，那即使我是站在主梁下面也会因墙壁的反弹，而被钟打死。于是我就跑到钟楼门口看打钟，心想，这下不论如何也伤不到我了吧！所以我就又继续安心地看着打钟，以为这样是最安全不过了，不管钟从哪个方向掉下来，我只要往门外一缩就平安无事了。这样又过了一阵子，突然有一天又有一个思想进入我的脑海中，要是钟楼倒塌了怎么办？所以自此以后，我因为害怕的缘故，就再也不敢接近钟楼了。

另外就是有关于我跳舞的事，我几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除掉这项嗜好。当我一项项地守十条诫命时，我心中有着踏实而愉快的感觉，心想，在全国大概没有一个人比我更讨神喜悦了。

但我却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并且还打算立自己的义，若不是神怜悯我，我早就灭亡了。

有一天，也是出于神的安排，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到贝德福去，我走在大街上，正看到一处约有三、四位贫穷的妇人，坐在阳光下谈论着有关神的事。因为我现在较能听进有关神的事，所以我就走近她们，想听听她们到底在谈些什么--但她们离我太远，使我听得不太清楚。隐约中听到她们谈着重生的事，神在她们身上的工作，以及她们如何确知身为无助的罪人能得到重生。她们谈到神以他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临到她们的心，并且谈到神安慰、帮助、抵挡胜过魔鬼撒但的话语和应许。此外她们又谈到从撒但处所受的试探，并说到彼此是如何得到神的帮助。

她们也谈到她们个人的恶心，并她们的不信与良善。对我来说，她们在谈话中好像对圣经非常有兴趣，而且在她们所说的一切事上都有让人觉得舒适。她们已经找着了新世界，是任何人所不能比较的（民二十三9）。

至此我的心开始震动，因为我所知道有关得救的事，从未考虑到重生的问题上，所以对重生所带来的安慰与应许一无所知，也没有掺解到恶心所引起的欺诈；至于我隐密心中的恶念，我向来也未曾注意到；我也并未体会到撒但的试探，更遑论如何去抵抗了。

我听了一会儿她们所说的，并想了一会儿，就离开她们。但我的心还是在她们那儿，因为我已深深被她们所说的影响了。由于她们所说、所谈的事，我就确实明白自己不是个真正敬虔的人，并且我也因此确信，真正敬虔的人是那些蒙福而快乐的人。

所以我就时常到那些贫穷人中间，因为我离不开她们。我愈到她们那里去，就愈发觉得自己情况的严重。我仍然很清楚的记得有两件事令我感到很惊讶，特别令我想起自己以前是多么的愚昧、无知与褻慢。头一件就是，她们是那样温柔，使我深深觉着自己有罪，她们从圣经中所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第二件就是，我的心继续不断回想到她们所告诉我的一切，并我所听、所见的那些好事上去。

此时我的心好像蚂蟥吸住血一般地渴慕属灵的事，并且还喊到：“给啊！给啊”（箴三十15）！现在我的心注目在永世以及天国的事上---虽然此时我对那一切都知之甚浅---以致世上的喜乐、属世的利益、诱惑与威吓，都不能叫我舍去我已经得到的。说到这里我深觉惭愧，但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时我的心真是飞扬在天堂中，要想把我拉回地上，那实在是件困难的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就是在城里有一位年轻人，我与他非常亲近，但他却非常邪恶，常常说谎话、起假誓，生活放荡，所以我就停止与他交往。大约三个月之后，我在路上遇见他，并且问他现在的光景如何？他用满口的咒骂回答我，并且说他很好。但我说：“哈瑞，你为什么这样咒诅、起假誓呢？假如你在这种情况下死了，那该怎么办？”他听后，非常愤怒的回答我说：“假如没有像我这样的人，魔鬼找谁作伴呢？”

此时我看了几本美以美会（Ranter美以美会初期狂热者）出版的书籍，这些书为时所认识的老基督徒们所看重。虽然我看了，但却无法判断它们的好坏，既然无此能力，所以我就想我应该祷告，并且说：“主啊，我是愚昧的，无法判断何是何非，所以你求帮助我，使我不致错误地赞许或定罪这些书中的道理。若是出于你，求你指引我接受，若是出于魔鬼，就求你叫我拒绝。主啊，关于这件事，我将我的心灵放在你脚前，谦卑地祈求你叫我不致受欺骗。”

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属灵同伴，就是以前我所提过的那位穷朋友，他正是参加初期美以美会的狂热分子，可是却无恶不作，又否认神、天使与灵魂的存在，并且还嘲笑我告诫他要严谨的规劝，当我再劝他，他就更加嘲笑我。他说他试过一切的宗教，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找到一个正确适当的宗教。所以我就离弃他所说这该受咒诅的原则，与他断绝了往来，就好像我以前不认识他一样。

这个人不仅仅是我唯一的试探。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必须时常下乡，在那里有一些人以前非常敬虔，但现在却被美以美会初期狂热派的传教者给拉去。他们告诉了我一些他们在暗中所作邪恶的事，他们说他们已经达到完全，所以想作什么就可以作什么，这并不算为罪。这对我是一个极可怕的试探，因为他们所说的正中我的欲望，毕竟我只是个青年人。神已经为我预备了更好的事要去，保守我敬畏他的名，并没有叫我接受这应受咒诅的教训。感谢赞美神，他使我呼求他保守我、引导我，使我不靠赖自己的智慧，因为我看到了祷告奇妙的功效，直到今日。

在那些日子，圣经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宝贵，并且是以新的眼光来看圣经，而保罗的书信对我来说也变得非常甜蜜，那段日子我不是念就是默想，好像我从没有离开过圣经一样。当我读圣经时，我念到了这么一段：“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林前十二8、9）。当然这是指着特殊的信心，但是对那时的我来说，我以为是对一般人而言的信心。关于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但却不知道怎样去做。有时我真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却不愿说自己没有信心；因为如果我说自己是没有信心的，那我就是永远被神弃绝了。

那时我就想，虽然我是无知的，并不像别人有智慧的言语与悟性的知识，但也不是没有信心，虽然我并不确实知道什么是信心。因为那时我心中有一种知识（从撒但而来的），就是那些说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是永远没有盼望的，所以我就不承认自己心灵中真实的状况。

可是神并不让我愚弄自己而毁灭了灵魂，所以他就让我继续考察圣经，直等到我确定自己是否真有信心。以下的问题，时常萦回在我脑海中：我真的没有信心吗？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信心呢？我十分清楚，如果我没有信心，我必定是灭亡的。

最后，我坦诚地面对这个问题，并且试验自己是否真有信心。可是我自己是那样的无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问题，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只是独自在那儿思想。当我自己思想的时候，撒旦的试探就来了，它用谎言欺骗我，说：“你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有信心，除非你能行一些神迹出来。”这令我想起圣经中的记载，好像也证明了撒旦所说是合理的。有一天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这试探强烈的临到我，怂恿我作出命令路上的泥坑变干，干的地方变泥坑的神迹。正当我要说的时候，另一个思想临到我，要我先到路边树篱旁，祷告求神赐下行神迹的能力；正当我要祷告时，又一个可怕的思想进入我脑海中：如果我也祷告也命令了，却没有任何事发生，那不是证明我没有信心，必要永远灭亡了吗？所以我就决定不要勉强自己作这事，在行神迹前先等一等。

现在我好像走在迷雾中，不知道怎样想了，因为假如只有行神迹的人才有信心，那么我确定我是没有信心了。所以就我在魔鬼的试探与自己的无知之间进退维谷，并且心中犹豫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此时，我心中浮现贝德福城中那些贫穷信主之人快乐美妙的异象，我看见她们好像在一座高山有阳光的那一面，逍遥自在地享受阳光，而我却在霜雪覆盖、黑云密布的寒冷中颤抖，似乎在我们中间有一堵高墙环绕着这座山。噢，我是多么希望越过这堵墙，和她们一样享受阳光的温暖啊！

我屡次试验想要攀过这堵墙，但都不得其门而入，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小门口，可是这门口实在太小，不论我怎么努力也进不去。好不容易使尽了力气，我的头才进去，我就更加钻啊，挤啊，慢慢地手也进去了，最后整个身子也跟着进去了。当我一进入那边，我就感受到太阳光与热的安慰。

这座山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照在其上的太阳，就是从神笑脸上所发的光辉，墙就是圣经，将基督徒与世界分开，而门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到父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太七 14：约十四 6）。门是那样窄小使我几乎无法通过，就表示一个人若不将世界抛在背后，他是无法进入那美好的生活中。

这个异象和它的意义，刻画在我的心灵中多日。在那些日子当中，我才看清楚自己是处在可怜的景况中；同时我也多多的祈祷，不论是在工作中或是在家中，不论是在屋内或是在路上，我都像大卫一样向神呼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诗二十五 17）！因我仍然不知道该怎样行。

我还是无法确实地感受到自己在基督里是否有信心，可是另一个新的疑问却又来了，就是我未来幸福的问题：我是蒙神拣选的吗？假如蒙恩的日子已经过去，我该怎么办呢？

这两个问题非常困扰我，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寻找上天堂的道路。然而拣选的问题却令我非常沮丧，有的时候就好像我全身的力量都被这可怕的问题所泻尽。有一节经文似乎特别攻击我的盼望，那就是罗九 16 所记：“不在乎定意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施怜悯的神。”

关于这段经文，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清楚地看见，除非神拣选我，在我身上施恩，不然不论我如何盼望、努力，甚至心碎，也丝毫于我无益。所以我就继续问我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蒙拣选的？假如我不是蒙拣选的，那该怎么办？将来又如何呢？

我就想，主啊！如果我不是蒙拣选的，那该怎么办？

魔鬼就说：“恐怕你不是被拣选的。”

我说：“我想，或许我是被拣选的。”

魔鬼又说：“好了，你干脆忘了这个问题吧！如果你不是蒙神拣选的，你就没有得救的盼望，因为‘不在乎定意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施怜悯的神。’”

关于这些事，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撒旦的试探还是我自己的思想提出了这个问题。只有蒙拣选的人得永生这个观念，我是非常同意的，而我的问题只是，到底我是不是蒙拣选的人呢？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处在犹疑焦虑的情况中，甚至想放弃这整件事。但是在经过好几个星期挣扎后的一天，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请你们追念前代，看看有谁依赖了上主，而受了耻辱？这句话大大地鼓励了我的心灵，并且清楚地显示，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中，我无法找出一个信主之人最后被弃绝的例子。于是我勤加研究圣经，想看看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因为我相信圣经一定会告诉我。这的确带给我的心灵极大的安慰和力量，就好像圣经在对我说话一样。

我就不断地找，但是圣经中并没有记载进入我心中的那句话；我便去问别人，而别人也不知道有这句话。我就希奇为何这句话会临到我，又带来如此大的安慰久久不去，而竟没有人在圣经中找着它——但我却深信它是出自圣经中。我继续地找了约有一年的时间，最后终于在伪经德训篇（Ecclesiasticus）二章 11 节中找到。最初这对我造成了困扰，因为它不是出现在圣经中，而是出现在伪经中，但既然它是圣经中诸应许的摘要，所以我就决定从其中得安慰。能得到这个结论实在是感谢神，因为我从其中得了许多帮助，而且在往后的日子中，那奇特的句子还不断对我发亮光。

此后又有其他疑难很强烈的困扰我：我如何知道蒙恩的日子还没有过去？我怎么知道蒙恩的日子对我来说还不算太晚呢？记得有一天我到乡下去，一边走一边想了许多，这时撒旦又来困惑我，使我的疑难加重，它说：“在贝德福城的那些善良人早已蒙拣选了，而且只有她们是蒙拣选的。你来得太迟，因为她们在你已先就蒙福了。”

这使我感受到很大的苦楚，因我想情形大概就是如此。我就想到过去这些年我生活在罪恶之中，时常呼求：“巴不得我能早些听见福音。如果我能早在七年前就归向神，情形就不至于如此了。”我生自己的气，虚度了大好的光阴，更恨时光不能倒流，以致失去了我的灵魂和天堂。

过了很长的时间以后，因为这个恐惧，我属灵的进程几乎不能前进。有一天当我出去散步的时候，走到以前受那句话鼓励的地方，又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还有空座”（路十四 22，23）。“还有空座”这几个字，对我来说感受非常甜蜜，因为我相信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有我，所以就这句话记录下来作为我的帮助，来抵抗那可恶的试探。在那时候我完全相信这点。

有了这些话的安慰及鼓励，我在灵性上就往前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想到主耶稣是特别为我说这一句话时，我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此后许多试探临到我，有从撒旦来的，有从我自己的心来的，有从不信的朋友那里来的，促使我再次面对邪恶的试探。但是感谢神，因着对死亡以及即将到来的末日大审判有深刻的掺解，所以才没有重蹈以往的覆辙而犯罪。我常想到尼布甲尼撒王，神赐给他世上一切所有的，但若是将他送到地狱里待一个小时，他大概什么都忘了。这个想法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这时我从圣经中注意到摩西律法中论到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这令我非常有兴趣。我想，洁净的是代表神的儿女，不洁净的则是代表魔鬼的儿女。当我念到洁净的动物会“倒嚼”时，我想这就代表着，属神的人当以神的话为粮；洁净的动物也“分蹄”，我想这是表示，信主之后的人当与不信主的人分开。当我继续读圣经的时候我注意到，假如我们像猪那样虽分蹄但不倒嚼，那是不能得救的；假如我们像兔子一样倒嚼，却并不分蹄，这样也是不能得救的。我想兔子是代表那些只会谈论神的话，却生活在罪中的人；而猪则是代表那些在行为上好像被改变，但却没有神的话在心中作根基的人。所以不拘一个人如何敬虔，若没有神的道在心中，他也是不能得救的（申十四）。当我读圣经时就发现，那些想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得荣耀的人，必须先在地上蒙召。他们必须在地上体验圣灵的安慰，作为在荣耀之所——也就是在上面的天堂，得安息准备。

这样我又面临了一个困难，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害怕自己不是在主所呼召的那一群人当中。我想，若我不是被主所召，那又有谁能帮助我呢？从此我开始爱慕圣经中有关主呼召人的话，即如“来跟从我”，我多么渴望主也对我说这样的话，而我也多么愿意跟从他。

我渴望基督召唤我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日子。我渴望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见信而悔改的人是被放置在荣耀里，而如果我不一直待在那里，我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即使现在给我几百万的黄金、全世界的荣华富贵，也都无法打动我的心，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每一个悔改得救的人，在我眼中都是那么可爱！他们行事为人带着天上的香气，我看见他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们的产业实在美好（诗十六6）。

在马可福音中，有关基督的一节经文，实在令我困惑：“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三13）。

这节经文吓得我几乎晕过去，但却也挑起了我心灵中的火花。我怕耶稣不喜欢我，因为他是随自己的意思召人，但是那被召之人的大荣耀却燃烧我的心，鼓舞着我，使我知道，凡被召的都是出于他的心愿：噢，巴不得我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也在他们中间听见主呼召他们；我也多么愿意对主说，主啊，呼召我！

但是我怕他不呼召我。主就让我在这种景况中持续了好几个月，也没有指示我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召。最后，经过了许多向神呻吟的时日，有一个思想进入我的脑海中：“我未曾洗除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洗除；因为耶和華住在锡安”（珥三21）。我感觉这些话是在鼓励我，要我等候神，它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还没有悔改相信主，那么以后这事或许会临到我。

这时，我就将自己的情形告诉在贝德福城的穷朋友，当他们知道我的情形后，就告诉吉福德先生，这位老先生认为我很有希望，于是他们就把我请去他家，谈论着他们如何蒙召的经过。可是这并没有使我获得蒙召、得救的确据，但是却令我更加看到自己心中败坏的光景。我开始深切注意到自己内心中的恶念，这是我以前所忽略的。这时候我对天堂的渴望开始减退，但心灵中对神的渴望却日渐加增，可是实际生活中我却开始追逐无知的事。

我现在是愈来愈坏，而且离悔改信主是愈来愈远。我又开始灰心丧志，不相信基督爱我；我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感觉不到他，也无法欣赏有关他的任何事。我被狂风巨浪所催逼，心也走向不洁之路。

有时我将我的情形告诉属神的人，他们都可怜我，并且将神的应许告诉我；可是我却巴不得他们不要告诉我，因为这就好像用手遮眼看太阳光，一切的感觉都对我不利。我看到自己坚持犯罪的心，我想我必定是要灭亡了。

我常想，我就像一位父亲所带害癫痫病的孩子，来到基督面前，孩子一见主，鬼就把他摔倒，叫他重重抽疯，翻来覆去的口中流沫（可九20；路九42）。

在那些日子，我发觉自己的心对主和他的话语是关闭的，就好像将以前那扇在异象中所见的门给堵住了，不让主进来，但我却时常呼求主说：“主啊，求你把这门打开，为我打破铜门，砍断铁门”（诗一〇七16）！有时候又似乎有从主那儿来的平安话语安慰我：“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赛四十五5）。

我从来没有像这时候对罪那样敏感，连话都不敢多说，惟恐说错了。可是我注意到一点，虽然我在未归向主以前是个大罪人，然而神并没有用我无知时所犯的那些罪来责备我，但神的确指示我，假如我没有得到永生，我将因我的罪而灭亡。我完全掺解我需要一位无罪者将我带到神面前，而也只有主耶稣才能作这样的事。

但是我与生俱来的罪污是我最大的灾祸与痛苦，我想自己大概比癞蛤蟆还令人讨厌，或许在神眼中也是如此。我看见自己的罪污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正好像水自然而然地从泉源中流出来一样。我想任何一个人的心都要比我好，而我的污秽败坏也只有魔鬼可以相比。因为我的邪恶，所以我又坠入失望的深渊中，我就结论说，如果我是在蒙恩的光景中，我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形了。我想，我一定是被神所弃绝，并且被交给撒旦了。如此继续下去，有数年之久。

在这时期有两件事令我大惑不解，第一件就是，我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仍在追逐今世的事，就好像他们会长生不老一般；第二件就是，一些基督徒在失去一些外面的东西时（即如失去了丈夫、妻子、儿女），就深受打击。我想，主啊，假如他们如此勤奋的工作，为今世的事物流下了许多眼泪，那我岂不是更应该被怜悯、被代求吗？因为我的灵魂就要被定罪、下地狱了。假如我的灵魂是在美好的情况中，并且我也确实知道是这样，那我该是多么富有呢！即使只有一块面包、一杯水，我也知足了。我就会把那至暂至轻的小损失抛诸九霄云外。“心灵忧伤谁能承当呢”（箴十八14）？

虽然我掺解自己是受到邪恶的困扰，但却又怕这种罪恶感消失；因为我发现，除非用正当的方法——靠基督的宝血——将良心上的罪除掉，不然一个人将变得更坏，因为他的良心不再受罪的搅扰。所以什么时候罪恶感一消失，我就会马上再将它寻回。我就呼求：“主啊，不要让这个罪恶感消失，除非借着你的宝血将恩慈放在我心中。”——因为有一节经文深深地抓住我：“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来九22）。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看见有些人在受到良心的创伤后，在那儿祈求祷告，可是如今却安逸地生活在罪恶之中——并非经过罪的赦免——似乎对罪恶感的消失毫不在意。既因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消除了罪恶感，他们犯罪的心就变得更刚硬、更盲目，比以前更坏了。这件事使我惧怕，于是我就呼求神不要将这事临到我。

现在在我心中觉得很忧伤，因为神虽造了我，但我却怕自己遭到遗弃，且我认为一个未悔改的人，在所有受造物中，其结果是最悲惨的。

虽然人在一切受造物中是最尊荣的，但是我并没有想过在我心中有足够的良善，因为这是人自己将自己变成最卑贱的。我为禽兽、鱼类高兴，因为它们没有罪性，也不是神震怒的对象，且它们死后也不用下地狱，假如我是其中之一，那该多好啊！

最后，一个令我得安慰的时刻来临，我听了一篇讲道，经文是从雅歌四章1节中引来的：“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根据这节经文，讲道的人得到了以下的结论：（1）教会以及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基督爱的对象。（2）基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3）基督的爱被世人所恨恶。（4）基督的爱在他所爱之人受试探，似乎将遭祸患的时候，仍然继续着。（5）基督的爱存到永远。

当这传道人讲到第四点的时候，我从其中得到了教训。他说，得救的人，当他受试探被遗弃的时候，基督仍然爱着他。所以受试探的人，仍然需要记住这几个字——我亲爱的。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不断思考这件事，在心里想，“我亲爱的”这几个字有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入我的心中，这几个字就在我灵里发亮光，继续不断地在我里面对我说：“你就是我所爱的。”重覆了约有二十次之多。当这几个字继续发声的时候，就愈发显得有力量有安慰，使我开始向上仰望，但是恐惧的心仍然抓住我，我不禁问主：“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然后有一句话临到我：“他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徒十二9）。

我接受了“你是我所爱的”这句话，它使我产生无比的快乐：“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与所爱的相隔。”此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安慰与盼望，我相信我的罪必蒙赦免，我现在正被神的爱与恩慈所充满。记得那时，我实在希奇自己能得到那么大的欢喜与快乐，甚至要对田野中的乌鸦述说神的大爱，如果它们能够明白的话。所以我就欢喜快乐的对自己说：“我相信从现在起，四十年间我都不会忘记这件事。”可惜不到四十天我就忘了，又开始怀疑这件事。

虽然有时我并没有感受到，但我的确相信这是神的恩典显现在我的心灵里。大约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开始思想许多经文：“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路二十二31）。有时候这声音非常大，有一次竟大到我以为后面有人在叫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临到我，是要我多儆醒祷告，并且告诉我，即将有一浓云暴雨临到我，但当时我并没有警觉到这一点。

如果我记的不错，那大声最后一次出现，仍好像在我耳边呼唤：“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虽然不是叫我的名字，但我却感到他确实是在叫我。

但我却是那么愚昧无知，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等事。不久之后我就看出这是从天上来的警告，提醒我为即将临到的事作准备，但那时我只是希奇，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约一个月之后，“大暴风雨”临到了，我所受的打击较以往更厉害二十倍。我的安慰首先被夺去，然后黑暗侵袭我，此后亵渎的洪流袭击我的心灵，我开始抵抗圣经、神与基督。这亵渎的情形，起因于我心中的一些问题，就是不信神及其爱子。到底神或者基督是不是真的？圣经到底是神圣洁的话语，抑或老生常谈？

魔鬼也狠狠地用下面这个问题来打击我：“你怎么能说土耳其人不能证明默罕默德是他们的救主，正如我们证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一般呢？”你能想到在许多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进天堂的知识（如果真有天堂的话），而只有我们生活在这一隅的人知道吗？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是正确的，不拘是犹太人、回教徒或是异邦人，假如我们对基督和圣经的信仰，只是由于我们的幻想，那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也会用保罗的话来反对这些思想，但是现在保罗的话早被我心中的疑问所吞没了。虽然我们很重视保罗的话，但是谁能保证他不是个诡诈狡猾，或者受到欺骗，甚或故意将他的同道引入歧途的人呢？

这些问题继续不断在我心中施展威力的困惑着我，从早到晚我都无法想到别的，只想到这些问题，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认为这是神在向我发怒，已经将我放弃了，任凭旋风将我带去。

但我仍然觉得在我里面的某些部分不愿意随这些思想走，因为这些思想无法在我灵里引起共鸣。可是过不了多久，这些有盼望的思想就全消失了。我的心会时常冒出一些抵挡神以及他儿子耶稣基督与圣经的怨言。

如今我想，我的确是被鬼附了。有时我又想我是神经错乱了。当我听人说起神时，我不但不赞美他、尊他为大，反而从心中兴起一些可怕的亵渎思想来抵挡他。

这些事情使我陷入失望的深渊中，因为我知道这在蒙神喜爱的人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常将自己比作一个被绑架的小孩，一面踢一面喊的被带离他的家乡与朋友，而我真是连踢带喊，又受试探的捆绑被它带走。我也想起被邪灵附身的扫罗，并且大大惧怕自己会和他一样（撒上十六 14）。

在那些日子，当我听人谈起人抵挡圣灵的罪时，魔鬼就试探我去犯那样的罪，而且是极欲想去犯，不然就得不到安宁。如果抵挡圣灵的罪是指说些抵挡圣灵的话，那么不论我是否想说，我的口都已经预备好要说了。这个试探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我常将自己的口捂上，不让它张开说话，甚至将头埋在泥坑里，免得口里流出亵渎的言语。

现在我再一次觉得，神在世上所造的任何生物都要比我强，我宁可和马狗交换生命的位置，因为它们不会像我一样灭亡，也不会忧愁将来不得拯救；而且圣经上的话在我患难的时候还斥责我：“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赛五十七 20, 21）。现在我的心变得非常刚硬，我无法哭，也不愿意哭。换了别人一定会为他们自己的罪忧伤，并且会因耶稣基督欢喜快乐，而且感谢神；换了别人也一定会安安静静地谈论神的话语；但是我却陷于暴风雨中，无法脱出。

这个试探继续下去约有一年之久，我不读经，也不祷告了，因为那时我为所说的亵渎之言，感到非常痛苦，不知不觉会对所读的经文产生怀疑，我的心思就这样被夺去，变得心不在焉。

此时，当我想要祷告时，也感到有很大的阻碍。我感觉撒旦就在我的背后拉我的衣服，当我想祷告时，它就开始搅扰我：“可以结束了吧！不要祷告了，你祷告的也够多了，祷告不必那么长。”有时它甚至将那邪恶的思想放在我脑中，要我向它祈祷。

当我的思想游离的时候，我就挣扎着将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但此时撒旦强大的势力又进入我心灵，使我脑中出现荆棘和牛犊的幻象，并要我向其中之一祷告。撒旦就这样控制了我的心灵，使我无法思想到别的，只是向这两样幻象祈祷。

虽然如此，有时我又深深感受神强烈地与我同在，并且相信他的福音是真实的。这时，我就会将我的心以不可名状的叹息倾倒出来，我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向神说，就以非常痛苦的心情呼求神，但却没有用，我马上想到，神必定是在嘲笑我的祷告，并且对天使说：“这个可怜虫，一直跟着我，就好像我无处施舍我的恩慈怜悯，非得给他一样。可怜的人哪，你怎么这么愚昧呢？要想得到至高者的恩宠，也不是像你这样的人啊！”

接着，魔鬼又像这样的想要我完全灰心丧志，它说：“你很想得到神的怜悯，可是我却要你冷静一点，你知道你这样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所以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我都使他们冷却下来。”它就使我忆起一些曾经跌倒过的人的名字，使我害怕自己也像他们一样。但当这思想进入时，我却很高兴，我对自己说，或许他们的光景能使我更加警醒一点。可是撒旦却对我说：“或许我对你太强硬、太机敏了些，那么我将慢慢、一点一点的垄断你，叫你毫无所觉，我要用七年的时间让你对神的心冷淡下来。继续摇篮，将使哭闹的婴儿熟睡。我要小心翼翼的从事，最终达到我的目的。虽然你现在是满有热心，但是我却要从火热中将你拉出来，不久就可使你冷却下来。”

这些思想将我带入可怕的心境中，令我觉得现在就死实在不合适，那么多活些日子将来再死，是更不合适的了。所以我就将一切都忘掉，忘了罪的邪恶，忘了天堂的价值，忘了需要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恶。我感谢主没有因为这些而使我停止了呼求，我反而更加紧向主恳求。不久之后主的话临到我：“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大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八 38、39）。所以即使我多活几年，也不能使我失去与主同在的天堂。

在这次的试探期间，另有一处经文帮助了我，就是耶利米书三章 4 节：“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

往后，我从哥林多后书五章 21 节中，又得到一段甜蜜的话：“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记得有一天我在邻居家，忧伤地想起了过去许多亵渎神名的地方，我就对自己说，像我这样邪恶的人，怎么能承受神的永生呢？忽然间就有这样的话临到我：“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八 31）？而下面这些话，也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十四 19）。这些话只是暗示，转眼间就过去了，但却令我感到非常甘甜，可是并没有维持多久。

后来主亲自更圆满、更有恩慈地将他自己显示给我。他不但救拔我脱离良心上的罪孽，也挪除了我所遇见的一切试探，他也使我恢复了一般基督徒的正常心态。

记得有一天，当我思想到以往心中的邪恶与亵渎，并我里面抵挡神的怨恨的时候，圣经上的话就临到我说：“他借着十字架的血成就了和平”（西一 20）。这样就屡次使我看见，因着他的血，已经使我和神亲近了。是的，神的公义与我有罪的灵魂，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这一日对我来说，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

另外一个时期，当我坐在家中火炉旁边，思想自己是多么可怜的时候，主将这段宝贝的话赐给我：“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来二 14、15）。当我想到这两节经文的伟大时，几乎要晕倒---并不是由于苦恼，乃是因为心中充满了平安与喜乐。

这时我是参加基福德牧师（Mr. Gifford）的教会聚会，感谢主，他所讲的道理，正是我所需要的。这位神仆的事奉，就是将神的子民从容易陷于用虚伪的方法来察验纯正教义的迷途中挽救回来。他告诉我们不要盲目的接受真理，相反地，他要我们呼求神，求神确切地使我们相信这真理的实际。并且靠着他的圣灵，浸润在他的圣道之中。他说：“当试探非常强烈地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那从天上来的帮助，你不久就会觉得没有力量去抵挡，正如你以为有力量去抵抗一般。”

这正是我内心所需要的。由于悲惨的经历，我发现他所说的都是真的，所以我就祷告神，凡与神的荣耀以及我自己福乐有关的事，都求他使我能确实知道是从神而来，而非从世界来的。我清楚看出人的意思与神的启示之间的不同；我也看见了虚伪的信心与一个人重生后所拥有的信心之间的不同（太十六 15-17；约壹五 1）。

此时我的心灵被神引导，步步进入真理，从救主的降生，一直到他升天，以及从天降临审判世界。

至大的神，对于我诚然是恩慈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当我向他祈求时他不显示于我的。他是一步步逐渐地领我明白全部的福音，即如我看见救主的长大成人，从出生到上十字架；我看见他是如此地谦卑牺牲自己，为我的罪与恶行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我还知道他是预先被定下为我们受难（彼前一 20）。

然后我想到他复活的真理，我几乎看见他从坟墓中跃出，又从死里复活，胜过我们可怕的仇敌（约二十 17）。并且我从灵里看见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又看见他从天降临，在荣耀中审判世界（徒一 9-10；七 56；十 42；来七 24；启一 18；帖前四 16-18）。

从前有一时候我曾被这个问题困扰过，就是耶稣是否是真的人而又神，还是真的神而又人。那时，除非从天上来的证据，不然不论别人说什么我都不相信。最后还是启示录五章 6 节使我的心得到释放：“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使我得解脱的，就是那句“在宝座……之中”。

我对自己说，神就在那里，“在长老之中”---那是属于人的。这是何等宝贵、光荣的真理，如此给了我非常的满足。下面的经文也很帮助我：“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九 6）。

在这些教训以外，主也用一些错谬在真理上坚固我。一个是关于神的话；另一个是关于罪孽。以下就是这些错谬：

1. 圣经不是神的话。
2. 世上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灵、信心与恩典等等。
3. 当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并没有为人的罪而满足神的公义。
4. 基督的血与肉在圣徒的里面。
5. 义人与恶人的身体，在死后不能复起。
6. 复活对义人来说已经是已经过去了。
7. 在各各他山上与两强盗同钉十字架的耶稣，并没有升天。
8. 被犹太人治死的那一位耶稣，无法在末日再来审判列国。

我因此被迫要更加小心地来研究圣经。若要详细地说到神如何帮助我，如何将他的话向我敞开，如何向我发亮光，并住在我里面屡次与我交谈、安慰我，那实在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我却要说，这就是他对付我的方法，他首先让我经历试探，为这些真理受苦，然后将这些真理向我显明。例如有时候我在罪恶重负之下，被压倒在地，神就将耶稣基督的死指示我，并用他的血洒在我的良心上，在律法之前攻击我，现在因着基督而得着神的爱，以及内心的安息与平安。

我是多么渴望那一天来到，我能看到基督头戴荆棘冠冕，脸上存留着人所吐的唾沫，他的身体破裂，他的灵魂因着我们的罪被献上为祭物。从前我不断的在地狱门口颤抖，如今却远远地离开了它，而且永远不再见它。我是多么希望我能活到八十岁，然后安然而去，且我的灵魂也进入安息。

但是在我脱离这些试探之前，我就已渴望见到以往那些敬虔之人的经验，他们或活在我出生之前几百年。当我与主谈到这件事之后，主使我看的路德马丁所著的一本书---《加拉太人书注释》。这本书因为太老旧，以致都松散了，但我却非常高兴能得到它。当我一读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情形和这本书中所描写的是如出一辙，就好像这本书是我所写的一样。我就感到非常惊奇，路德马丁如何能知道我们现在基督徒所经历的一切，而且他所谈、所写的正是我们现在的经验。

路德马丁详细地讨论到试探的由来，即如亵渎、自暴自弃等等。他提到摩西的律法、魔鬼、死亡与地狱，都是试探的起因。起初这对我来说很希奇，在我思考并观察自己的经验之后，我就发觉这的确是真的。此时，我不愿意再谈到别的，且除了圣经之外，我视路德马丁所著《加拉太人书注释》为第二重要书籍。这本书对那些良心曾受过创伤的人是大有帮助。

现在我发觉我是真实的爱慕基督，最低限度我想我是。我想我的灵魂要永远抓住他，我对他的爱要像火一样长存；可是不久我却发觉，即使如此，我的大爱还是那么微小，以致自以为对基督火热的爱，却极可能因为一点小事而抛弃了主。神知道如何使我们自卑，并显出我们的骄傲。此后不久，为这缘故，我的爱受到试验。

在主如此仁慈拯救我脱离这可怕的试探，并给予我如此的安慰与他如此爱我的明证之后，撒旦的试探较以往更厉害、更可怕的临到我。

这次的试探非常厉害，持续了约有一年之久，除了睡觉之外，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受到攻击。这试探就是，我为着今世的一切而离弃基督。

我确实知道，那一旦真实相信基督的人，是永远不能丢弃基督的---因为地是我们的，永远不可卖（利二十五 23）。然而在我里面却常有一个思想要抵挡为我成就一切的基督；除了亵渎他之外，我几乎什么都不想。不论我作什么或想什么，这种思想都存在着。当我吃饭时，当我劈柴时，或当我看这看那时，这思想就来了：为这个出卖基督吧！为那个出卖基督吧！出卖他，出卖他！

有时候这样的思想出现约有一百多遍：出卖他，出卖他。有时候我必须长时间的微醒，勉强自己的心灵来抵挡这个试探，免得有罪恶的思想进入心灵，使我对这试探屈服。有时候撒旦使我相信我已同意了个想法，然后我就每天像在苦刑架上受着苦刑一般的难受。

这个试探令我恐怖万分，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我怕我会被这试探所胜。我在心中抵抗这个试探，因之连身体都跟着有所动作。当撒旦说：“你卖了基督吧！”我就回答：“我不卖，我不卖，我不卖。就是有一百万，一百万，一百万个世界要送给我，我也不卖。”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怕卖基督的价钱太低了。当时我真是气昏了，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在这时候，我也无法好好的吃饭，刚坐下，马上又要起来去祷告。这是撒旦在用假敬虔试探我，使我无法好好吃饭。那时我对它说：“让我先吃饭。”撒旦就说：“不行，你一定得现在就去，不然基督就不喜欢你了。”我就想，这或许是从神来的，如果不听从，那岂不是拒绝了神吗？

长话短说：有一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时，那出卖基督的试探，很强烈的临到我。这邪恶的建议飞快地进入我心中，就好像一个人在不断地说：出卖他，出卖他，出卖他。像往常一样我回答说：不卖！即使有一千个、一千个、一千个世界给我，我也不卖。我这样重复了约有二十次之多。在我挣扎了许久之后，有一个思想突然出现在我心中：如果他愿意去，就让他去吧！而我竟也同意了这个想法。

刹那间，撒旦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了，而我却跌坐在地，像只被射中的小鸟，感觉自己罪恶深重和沮丧。于是我从床上起来，心情沉重的到田野中去散步，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情境，是这么难受与失望。我在田野中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走向永远的审判一样。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来十二 16-17）。

我将来是注定要受审判的了，因为我出卖了基督，所以在未来的年岁当中，我是毫无盼望的人了。

这样，好几个月过去了，有关以扫的那段经文，不断在我心灵中响起。有一天早晨约十点左右，我在树丛中漫步，心里充满了忧愁，感到罪恶深重，想起这些日子所遭遇的悲哀事情，突然一段经文进入我心中：“基督的血洗除了我一切的罪孽。”忽然间我停下来不走了，心灵也不再胡思乱想，一段非常奇妙的经文占据了我：“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约壹一 7）。

立时平安进入我心，撒旦悄悄地退去，就好像它为所做之事感到羞愧一般。同时，我开始看见我的罪与基督的宝血一比较，就好像广大田野中的一块小土块。几个小时中我为此大大受到鼓励，我也凭信心看到神儿子为我的罪受苦。因为这情形有如昙花一现，于是我又回到极深的罪感当中。

这主要是因为有关以扫卖长子名分的那段经文，整天盘踞心头之故。每当我想用别处经文来得安慰、得鼓励的时候，这句话就进入我心中：“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来十二 17）。

有时候虽从路二十二 32 得到安全感——“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但是这种感觉却没有停留多久。当我思考这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像我这样犯那么多罪的人，根本没有理由求神的恩典。多日来，我的心灵受到极端的打击。

然后我就特别留心，思想到自己犯罪的性质和巨大，并且考察神的话，看是否有任何神的应许能使我得到解脱。我就开始想到可三 28 的话：“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乍想之下，这里面好像包括了像我这样大罪得赦免的应许。但我又一想，这经文可能只是说到那些未信基督之前犯罪的人，并不是指着那些已接受主的亮光与恩慈，而后又像我一样轻视基督的人。

这令我非常惧怕自己的罪是永不得赦免，正如圣经所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可三 29）。希伯来书上所说的那几节经文，似乎正证明了这可怕的思想：“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句话深深地打击了我。

现在，这个重担恐惧临到我，使我开始厌倦自己的生活，但却又害怕死。我又想，将来还有许多的试探会临到我，于是我开始特别憎恨这些罪，下决心的对自己说，即使粉身碎骨也不向这类的事低头。可惜这些愿望都太晚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我觉得神已经放弃了我，我就想，正如约伯所说，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伯二十九2）。

然后我开始将自己的罪和别人所犯的罪加以比较，看看他们是否也和我一样犯了相同的罪而最后蒙赦免的。我就拿大卫犯奸淫与杀人的罪和自己的相比较，发现那些实在都是可怕的罪，而且这是在他得到神的恩典与亮光之后所犯的。但是我看见他仅仅是违犯了摩西的律法，而我的罪却是抵挡福音、抵挡中保；我出卖了我的救主。

我再一次觉得自己是死期将临的人。噢，我所犯的为什么竟是这样特别的罪呢？这样的思想鞭打着！

我就想，不可赦免的罪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心思里的罪，就无法为神的恩慈所赦免吗？我非得因着这个而感到有罪吗？这些思想使我的心破碎，有时候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没有人知道那些日子我所受到的惧怕有多大。

此后，我又想到彼得所犯不认主的罪，这似乎与我所犯的很相近。就好像我一样，彼得不认救主，是在他领受主的亮光与恩慈，并受到警告之后。我也想到，他不认主不只一次，而且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之间还有时间可以考虑。虽然我将这些都列出来，想找出解救之法，但不久我就发现，彼得只是否认他的救主，但我却是出卖了我的救主。似乎我的情形更近乎犹大，却不像大卫和彼得。

至此，我的心倍受煎熬，像被大车辗过一样。我就想，为何别人都蒙保守，我却落入陷阱之中。我很容易地看出，神保守那些恶人，不使之成为灭亡之子，却叫我成为灭亡之子。

我是何等愿意看到神保守他子民的方法！神所保护的人，行走何等安全！虽然在本性上他们和我一样败坏，但是他们却是在神的看顾与特别护理之下，因为神爱他们，所以不容他们跌落在他的恩慈范围之外。但他却不保守我，他让我跌倒，因为我是被他遗弃的。圣经中那些论到神保护他子民的经文，有如太阳发出亮光----但却不能安慰我----因为这说明了神所祝福的那些人，他们蒙福的景况与特权。

我看见神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所施的保护，并且也看见在他们所经历的试探和抵挡试探上，有神的手在保护。他叫他们暂时受试探，并不因此遭到毁灭，乃是要他们学习谦卑。他并没有将他们放在恩典之外，乃是让他们有蒙怜悯的机会。我看见神所赐的，是何等的爱与关心，是何等的恩慈与怜悯；在他对待他子民的时候，虽也掺杂着严厉的手段，让大卫、所罗门、希西家、彼得，以及别人跌倒，但却并没有让他们堕入不可赦免的罪或地狱中。当然，这些思想令我恐惧害怕。我猜想对于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他们得好处；至于我所受的损害与永远被倾覆，那也是万事互相效力。

后来我就将自己所犯的罪和犹大的加以比较，心中存着盼望，期望我和他的罪有所不同，因为我知道他的罪实在是不可赦免的。我想，假如我的罪和他的有些微不同，那么我的处境就值得高兴了。我发现犹大是故意犯罪，而我虽然是经过祷告、挣扎，后来还是犯了罪，但却不是故意的；犹大是极其故意的犯罪，但我却是未经准备，匆促的犯了罪。

想到犹大所犯的罪，有时多少使我心情舒坦些，因为我发觉我的情形和他完全不同。但是这样的盼望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知道，犯这种罪的方式不只一种，还有其他许多种方式，而我犯罪的方法就是犹大方式之外的一种，是无法赦免的罪。

我犯的罪很像犹大所犯的，这令我非常惭愧，而在审判大日面对着众圣徒时，我将更显可憎。虽然我相信我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我却不敢正视人们，因为所犯的罪，使我内心深觉不安。能和神同行是件多么光荣的事，能在神面前存无愧的良心，那又是神何等的恩慈啊！

这时期我听了许多虚假的道理：没有审判大日；我们无法复活；罪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可怕。撒旦就来对我说：“纵使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且你无论如何都要下地狱，那你一时不相信又有何妨呢？你用不着事先用这些事情来折磨自己，最好还是像那些无神主义和美以美会初期狂热者一样不相信这些。”

我从此看出撒旦用尽各样的方法叫人离开基督，当人微醒的时候，它就惶恐不安，它的国度就是虚伪的安全、盲目、黑暗与错谬。

这时候我再祷告就困难了，因为黑暗和失望已经吞噬了我：“太晚了，我灭亡了。神使我堕落--并非是要更正我，乃是要定我的罪。我的罪是不可赦免的。”

此时我看到一本书，是说到斯培拉（Francis Spira）可怜、悲惨可怕的故事。

这本书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悲叹，对我当时忧愁悲伤的心灵来说，就像将盐抹在伤口上那样的刺激。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可怕：“一个人可以知道犯罪的起头，但有谁知道它将止于何处呢？”这句话几乎使我每天颤抖，因我确实知道神要审判我。由于我的恐惧，我感到自己腹中火热，好像胸骨要崩裂一般；这使我想起圣经所载犹大的结局：“以后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徒一18）。

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在他身上留下记号；在罪孽重负之下，继续不停的恐惧战兢，因他为流兄弟亚伯的血而受到谴责。所以我也就是这样不能站、不能走，不能安静地躺卧。

有的时候，有以下的話进入我的心中：“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献”（诗六十八18）。我就想，这的确包括我在内，因我以前爱他、服事他，如今却成了悖逆的人；对那些悖逆的人他还赐给恩赐，那为何不给我呢？我竭力持守这个盼望，但是我办不到。

后来我就决定将自己所犯的罪和其他圣徒所犯的罪一一比较，虽然我所犯的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大，可是若将他们的罪加在一起，那我的罪就没有他们那么大，那我还是很有盼望的了。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他们所有的罪，那么主也照样能够洗净我的罪，纵然我的罪和他们的总罪一样大。

这使我想起大卫、所罗门、玛拿西、彼得等人的罪，他们的罪实在很大。我就和自己辩论说，大卫流人血的罪是为了要掩盖犯奸淫的罪，而且他是故意的杀人，所以他的罪实在很大。但是我又想到，他们所犯的罪只不过是违背了律法，而我所犯的罪却是直接抵挡了救主。

我又想到所罗门为了爱异邦女子而拜偶像，并为之建造殿宇，甚至是在他晚年时得到神的亮光与大恩之后还作这样的事。可是我又得到相同的结论，我出卖救主的罪，要比所罗门违背律法的罪来得厉害。

我也想到玛拿西的罪，他在耶和华的殿中为偶像设立祭坛，又向魔鬼献上婴孩之火祭，并使耶路撒冷的街道满了无辜人的血。但我却对自己说，玛拿西所犯的罪，在性质上和我不同，我是离弃了耶稣，出卖了我的救主。

这样的罪似乎比全世界所能犯的罪都大，即使他们所有的罪都加在一起，也不等于我所犯的罪。

我就开始逃避神，就像逃避可怕的审判官一样，因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来十31）。但是感谢神，经常有这样的话临到我：“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赛四十四22）。

这多少使我舒坦些，不致胡思乱想，并且看我是否能分辨神的恩典是在追随着我。但是还不容我有思考这问题的机会，以扫放弃长子名分的事实又临到我：“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来十二17）。

一天，当我在一基督徒所开的店铺中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就想起自己悲惨可怕的情景，为着自己所犯的大罪忧伤，并且求神指示我这样的罪是否和抵挡圣灵的罪相同。忽然间一阵大风从窗外吹到我身上，我感到非常舒服，似乎听见有声音对我说：“你曾否拒绝过基督的血使你称义呢？”

此时整个的生命在我面前向我敞开，使我看见自己从来未曾拒绝过基督，所以我用哀叹的心情回答说：“没有，我从来没有拒绝过。”

然后神话语的大能临到我：“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来十二25）。这句话很奇妙地抓住了我的心，带来了亮光，并且吩咐那些混杂的思想安静下来；也指示我耶稣基督还有恩慈的话要对我说，而且他并没有像我恐惧的那样丢弃我。如果我不冒险地投靠神的儿子作为得救的方法，那这似乎就对我是个很大的威胁了。

不知不觉二十年过去了，我却并没有看见任何事情发生。我那时候想那突然来的一阵风，好像是天使临到我，但是审判大日未到以前，我什么也不敢断言。但我却能说：那一阵风为我的心灵带来很大的平静，并且使我相信我是有盼望的，同时指示了我什么是不可赦免的罪，也指示了我逃到耶稣基督那里得怜悯的特权。我实在不是用我的经验作为我得救的根据，我乃是靠主耶稣所赐给我的应许。我是非常不愿意说到这奇异的情形，但既然这本书是写着我一一生中隐密的经历，那多说一点也无妨了。

这奇妙的经历延续了约有三、四天，之后我又坠入了失望中。

现在我的生命好像悬在怀疑中，自己都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我的心灵渴望借着祷告投在主施恩的宝座前，但是我却发觉自己很难向主求怜悯，因为我常犯罪得罪他，我怎能再见他的面呢？不久以前我才离弃了他，如今却来求怜悯，这是何等羞耻的事呢？我只有一件事可作---就是到基督那里，谦卑地求他为自己恩慈的缘故可怜我，向我这有罪的人施恩。

当撒旦看到我要这样做时，就对我说：“你不应当向神祷告，因为你已经拒绝了中保，所以祷告也是没有用的。一切的祈祷都必须借着中保才为神所接纳。”撒旦接着又说：“神既然丢弃了你，而你现在还祷告，那将比以前更得罪神。”

撒旦说：“神在过去三十年间，早已经厌烦了你对他的祷告，因为你不是属于他的。你在他耳边的大吼大叫，已经不再悦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让你犯下大罪的缘故，好把你给剪除掉---你现在还想祷告吗？”撒旦说的这些话，令我想起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因为他们不肯上去得那地为业，所以虽然他们流泪祈祷，也总不得进入迦南地。

还有一处（出二十一14）说到一个故意犯罪的人，将被拉离神的祭坛而治死。另外一处（王上二28-33）则说到约押想抓住祭坛逃死，但是最后还是被所罗门王所杀。然后我想，我是必死无疑的了，但即便如此，我再试试到主那儿祈求也是无妨啊！所以我就到主跟前祈求，虽然有以扫舍弃长子名分的那段经文，如伊甸园中火轮上的剑，阻挡我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我还是去了。噢，有谁知道到主面前来祈求，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

我也渴望别人为我祷告，但是又担心神没有赐给那些人够宽广的心来为我祷告，我怕他们会说不要为我这样的人祷告，正如神曾对先知耶利米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耶十一 14）一样。我怕神已经拒绝了我，正如同他拒绝以色列百姓一样。我想，或许神已经对一些人耳语过，要他们不要为我祷告，只是他们不敢告诉我神已经确实拒绝了我。若真是如此，那我真将无地自容，要癫狂了。

此时，我向一位老基督徒说到自己的情形，并且告诉他我大概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而他却说，他也是这样认为，所以我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安慰。我与他谈了一会儿，发觉他是个老好人，但在与撒旦交战上却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仍旧回到神那里求他的怜悯。

在我愁苦当中，魔鬼又来耻笑我，说我既然离开了主耶稣、得罪了神，不讨他的喜悦，只有再在我和耶稣之间找父神作中保，使关系和好。然后圣经上的话临到我：“只是他心志已定，谁能使他转移呢”（伯二十三 13）？这使我觉得，要叫父神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或再赐一本新圣经，都要比垂听我所求的这些来的容易。我记得使徒行传四章 12 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如今福音书中最奇妙的话语，却带给我最大的痛苦，没有任何事会比有关救主的思想更烧我的心；有关救主的恩典、慈爱、良善、温柔、安慰等思想，像一把剑一般刺透我的心。他就是我经常说要轻看他、藐视他的那位；也是那位爱罪人，用他自己宝血洗净自己罪过的救主。但是你却离开了他，因为你在心中曾经说过：“他要走就让他走吧！”噢，被神恩慈所毁灭，那实在是件可怕的事；这是将羔羊与救主，变成狮子与毁灭者（启六）。正如以前所说的那样，当我一看见蒙神大爱的圣徒，在神面前谨慎战兢的行事为人，我就恐惧颤栗。他们的言行，以及他们对得罪救主的敏感，使我深觉自己有罪。

此时撒旦又用另外一种新方法来攻击我，对我说基督可怜我，且为我的失丧感到忧愁，但却对我所犯的罪爱莫能助，因为他的死与所流的血，并不是为着我所犯的那种罪，所以对我无济于事。撒旦说的这些话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但是对于当时的我，却像苦刑一般增加了我的痛苦。并不是我觉得主不够伟大，或他的恩典与救恩在别人身上已经用尽了，乃是因为神要保守他自己所说刑罚性话语的忠实性，所以恐怕他是无法向我施恩了。我这些恐惧都是从对神话语的坚信，以及对自己所犯之罪的性质不明的误导而来的。

这个思想——主的死并非是为我所犯的这种罪——盘踞在我的心中，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何等希望他再来死一次，我是何等盼望主再完成一次救人的工作，我是何等愿意祈求他，他的死也是为着我所犯的那种罪。可是下面这段经文却重重地将我击倒在地，像死人一般：“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罗六 9）。

由于魔鬼这种怪异的攻击，使我的心灵好像一艘破损的船只被大风吹逼，驶向失望的迷雾中。我又好像一个与死人一起住在坟墓中的人，常常喊叫又用石头砍伤自己（可五 2-5），自暴自弃也无法安慰我。从这次经验当中，我深深体会到圣经是神话语的事实。我现在清清楚楚地看见，并且也感受到，基督是人得救的磐石，凡他所说的尽都真实。我也看出罪会使人被驱逐到基督救恩的范围之外；但那被罪催逼的有祸了，神的话将对他没有丝毫帮助。

有一天我漫步到附近一个小镇，坐在街边的板凳上，深深想到自己因着罪而处的可怕环境。当我正在沉思的时候，无意间抬起头来，看见天空的太阳，我就想连太阳也都恨我，不将亮光、温暖赐给我，而路边的石子、屋顶上的瓦片也都对我怀着恶意；我想，地上的任何活物都要比我快乐。我就用嫉妒的口吻，同时发出一个极其可怕的叹息对自己说，神怎么能够安慰我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呢？我刚一说完这句话，就有一个声音回答我说：“这罪不致于死。”突然间我像一个从坟墓中复活的人一般，喊道：“主啊，你在那里找到像这么奇妙的话呢？”这句出乎意料之外的话，带着能力、甜蜜、亮光与荣耀临到我，对我实在太奇妙了。有好一阵子我都不再疑惑，心想，如果这个罪是不

致于死的，那就是可赦免的了。从此之后我就知道，这是神在鼓励我，为要叫我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怜悯，而且主也是像对别人一样在那儿张开双臂接纳我。没有经历过这一点的人，实无法明白我从这一点上所得的解脱。那可怕的暴风雨已经止息，如今我似乎已站立在与其它罪人相同的立场上，并且和别人一样有权利读神的话、向神祷告了。

撒旦还是不死心的要击倒我，但是它办不到，因为我所听见的那句话，好像一堵墙挡在背后。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发觉这句话的能力离开了我，我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恐惧中。

第二天晚上，虽然我是在大恐惧中，但我还是去寻求主，并且大声喊着说：“主啊，求你向我显明你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耶三十一 3）。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听到一个甜蜜的回响对我说：“我已经用永远的爱来爱你了。”

就这样我带着这甜蜜的话，安安静静地入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还是确信主对我说的那句话，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撒旦不知多少次地想要破坏我内心的平静，使我内心的矛盾再次兴起。我极想抓住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的应许，但以扫放弃长子名分的那段经文却像电光一闪般地照在我面上，一个小时内我起来、躺下的次数竟达二十次之多。但是神却用那句应许保守着我，一连数天使我满有盼望。我觉得神真的赦免了我，他似乎对我说：“当你犯这罪的时候，我还是爱你。我以前爱你，现在爱你，将来还是要爱你。”

我看见我所犯的是特别污秽的罪，并且凌辱了神的圣子。但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地爱他，且他仍然是我的朋友，因为他以善报恶地待我，以致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如火烧起，真恨不得他向我报复，以弥补以往我对他的恶心。那时我想，即使我碎尸万段，也难赎我的罪于万一啊！

此时另一句话临到我：“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诗一三〇 3、4）。这些话特别令我得到安慰，因为主有赦罪之恩，叫人敬畏他。据我所参解，这句话是说，他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爱他；似乎是说，伟大的神非常看重可怜的被造者对他的爱，他宁可赦免他们的过犯，也不愿他们不爱他。

以西结书十六章 63 节上的话也使我的心得到舒畅与鼓励：“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抱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華说的。”所以我就感觉我的心灵已经得到永远的解脱，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罪的缘故而受到可怕痛苦。可是后来我又落入沮丧的心情中，害怕目前的一切平安只是自己愚弄自己的幻影，而到头来还是走上灭亡之路。我强烈地体会到，若是没有圣经作为根据，那么不论我感到多么地平安与稳妥，这些感觉于我也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约十 35）。

因而我再一次地研究圣经，想看看像犯我这样罪的人到底能不能得救。于是希伯来书六章 4-6 节，十章 26-27 节的经文进入我的心中：“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分，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从新叫他们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以扫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来十二 16、17）。

圣经中不论任何有关福音的应许都与我无分，这使我想起何西阿书九章 1 节上的话：“以色列啊，不要像外邦人欢喜快乐……。”对那些属于耶稣的人，当然是有值得快乐的地方；至于我呢？因为我的罪，早已被剪除，所以在主的应许上毫无立足之地。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跌入池塘里的孩童，在那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挣扎着，最后是必死无疑。从撒旦来的新攻击刚一掌握我，下面这段经文就进入我的心中：“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十 14）。我发现这正是我往后生活中的

光景，因为约有两年之久，我都无法找到任何平安。其实这些话也带给我一些鼓励，因为它是“许多日子”，并非是永无止境，所以我还是很高兴，虽然是许多日子，但还是有限的。很可惜我的思路并不是往这方面发展下去，所以这对我也没有多大帮助。

这时候我很想祷告，但撒旦却来讥笑我说：“神的怜悯以及基督的宝血已经与你无分，对于你的罪也无济于事，所以你的祷告根本没有用。”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要祷告。魔鬼又说：“你的罪是不可赦免的。”

我回答说：“虽然如此，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祷告。”

魔鬼说：“祷告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我回答说：“我还是要祷告。”

所以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撒旦说你的怜悯与宝血不足以救我的灵魂。主啊，你是要我相信你能救我，也愿意救我，来荣耀你呢？还是你要我相信你不能救我，也不愿意救我，而来荣耀撒旦呢？主啊，我要相信你且也愿意救我，而来荣耀你。”

当我这样祷告时，这句经文紧紧地抓住我的心：“你的信心是大的”（太十五 28）。这句话很突然地临到我，就像有人在后面拍我的背一般，可是当时我还不相信这就是信心的祈祷，直到六个月之后我才明白。我简直不能相信，所以我又重新回到绝望当中，且在此煎熬的情况中悲哀不绝。

我最渴慕的就是能一次找出我有否得救盼望的确据，于是有这样的话进入我心中：“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诗七十七 7-9）？这些日子，诗篇上的问题一直盘据心头，使我觉得神永远不会丢弃我，将永远向我施恩；他的应许也不至于落空；他也不忘记向我施恩。同时，又有另一处经文临到我，虽然我已记不清是说些什么，但意思却也是说，神的怜悯将存到永远。

又有一次，当我和撒旦激烈地辩论到是否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救我的灵魂的问题时，疑惑的心境从早晨一直延续到晚上七、八点钟。当我因恐惧而身心俱疲的时候，忽然间“他能够”这句话进入我心，似乎像一阵雷声一般，顿时一天的疑云尽都消散了；在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像这天一样有那么大的把握。

后来有一天，当我又陷在恐惧战兢中而祷告的时候，我想再没有神的话能帮助我了，但是主的话却又临到我：“我的恩典是够用的。”这使我深觉有盼望。可是在我听到这节经文前的两星期，我也同样读到这段话，但却没有帮助我什么，以致那时候我竟将圣经丢开，心想这应许对我还不够大。但这节经文又似乎有非常宽广的膀臂，不仅拥抱着我，同时也拥抱了其他许多的人。

虽然经过许多挣扎，但这句话却帮助我支持了七、八个礼拜。那时候我心中的平安是忽上忽下，有的时候进来，有的时候又消失无踪，甚至一天达二十次之多。有时稍得安慰，不一会儿又一大堆烦恼；有时候有一点平安，但不一会儿心中又充满了恐惧与罪感。这种情形不只是偶然出现，乃是持续出现了七个礼拜。关于“主恩够用”这节经文，以及关于以扫放弃长子名分的那段经文，在我心中忽上忽下；有时“主恩够用”占上风，有时又是以扫放弃长子名分的那段经文占上风。

我不断地祷告神，求他将那完全的答案赐给我。我知道神的恩典够我用，但我却无法再向前迈进一步。头一个问题我得到解答，那就是还有盼望，因为神仍然施恩。可是第二个问题——对我而言有希望吗？——却还没有得到解答。

有一天，在一次信徒聚会中，我的心充满了悲伤与恐惧，忽然间主的话临到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句话一连三次有力的临到我。

这时我的悟性得以光照，觉得自己正好像看见主耶稣在天上透过房顶往下看的对我说这句话。这情形使我心碎，但却使我的心充满了喜乐，令我五体投地、感动不已。当然啦，这种荣耀的光景与舒畅没有停留好久，但也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后来，像往常一样，以扫放弃长子名分的那段经文又来了，那种一会儿平安、一会儿恐惧的经验也再次出现。

这种情形又持续了好几个礼拜，有时候得安慰，有时候又很痛苦。时常我会自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经文反对我，却只有三、四处是令我得安慰的呢？为什么神不忽略这些经文呢？”记得有一天我在想，假如有像以扫卖长子名分的那段可怕经文，和一段使人得应许与平安的经文同时进入我心中，那情形又将如何呢？于是我就开始盼望有这样的事发生，并且也盼望神这样做。

大约两三天之后，这件事果然发生了。这两种不同的经文同时临到我，并且一时之间使我心中产生莫大的挣扎，最后关于以扫卖长子名分的那段可怕经文终于离开了我，而关于主恩够用的那段经文得胜了，且为我带来平安与喜乐。后来以下这节经文临到我：“怜悯原来是向审判夸胜”（雅二13）。

约翰福音六章37节：“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节经文也帮助了我。“总”不丢弃他这句话安慰了我，但撒旦却无所不用其极地想把这应许从我心中夺去，它说：“这句话不是对像你这种罪的人说的，所以基督说的与你无关。”

我就回答它说：“撒旦，在这句话中并没有什么例外，‘凡到这里来的’是指着任何一个人。”当我回想过去的经历时，我记得撒旦屡次用下面这个问题来困扰我，它问我说：“你是按照你那原原本本的姿态来的吗？”我想它是害怕别人已经告诉我，投靠在耶稣脚前必须按着本来的样子而来。如果撒旦与我在经文中有所争辩的地方，大概就是约翰福音六章37节了。赞美主，我胜过了撒旦，并且从此段经文中得到安慰与平安。

虽然我得了这些帮助，并从这些话语中得了祝福，但有的时候我仍然觉得非常痛苦，因为有关以扫的那段经文又再一次地使我恐惧，我总也无法将之除去。每天这段经文都会临到我，所以，我就用别的方法，企图在我所做的事情上找到盼望，于是就澈底地检讨自己在哪一方面得罪了主。当我这样做时，我就清楚地发现我曾对主说过：“他要走就让他走吧！”的这句话实在是太邪恶了，但是主却对我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来十三5）。

“但是，”我说：“主啊，我却丢弃了你。”

主又回答说：“可是我总不丢弃你。”为此我感谢神。

但是我非常害怕总有一天主会丢弃我，而且我发觉自己很难相信这句话，不是因为他不可信，乃是因为我已经得罪了他那么久。我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自觉罪恶深重，无时不在担心他们的弟弟会藐视他们（创五十15-17）。

最帮助我的一段经文，就是约书亚记二十章，那里说到逃到逃城的杀人犯，应当被城内的长老收纳，不当将之交给报血仇追赶的人，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神啊，为这句话我赞美你。我确实知道自己是杀人犯，那报血仇的人正在追赶我，而我有没有权利逃进逃城呢？如果我故意流人的血，那我是没有资格进入的，但是一个人杀了人，不是因为嫉妒、怨恨或恶意，那他是可以进入的。

所以我决定我能进入逃城，因为我并没有恨主，我还不断向他祷告，并且对他是温柔的，我反而恨作恶得罪他。虽然其间有许多试探，但我还是努力了一年多不犯这种罪恶。所以我是有权利进入此城的，这城的长老----使徒们----不能将我交出来。这对我来说是奇妙的安慰，也给了我盼望的根据。

但还有一个问题在我心中没有解决，那就是犯了不可赦免之罪的人，还有没有希望得赦免？没有，因为以下的理由：（1）因为犯这种罪的人是已经被阻隔于基督的宝血范围之外了；（2）因为也被阻止与生命的应许毫无关联，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太十二 32）；（3）因为神的儿子不再为他祷告，且在圣天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可八 38）。

当我仔细回顾思考的时候，发觉主早已安慰了我，甚至在我犯罪的当时，后来我才能再详细察究那些令我恐怖、令我至今都难忘怀的经文，而不再拒之于千里之外。

当我愈仔细研究这些经文时，我愈发现它们并不如我想像的那么可怕。第一，以往我看希伯来书第六章时都恐怖战兢，像被击倒在地一般，但当我仔细思考之后，我发觉这里所说是指着那些完全离弃主，并绝对拒绝福音以及拒绝借着基督宝血罪得赦免的人。写这卷书的时候，在头三节中就有这样的意思。第二，我发觉经文中的堕落，是指着那些公然、故意犯罪堕落的人，使得神的儿子明明地受羞辱而言。作者所说的这些人，将永远在刚硬、盲目与不肯悔改的情况中----若要他们重新懊悔，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清楚地看出神是永远配得称颂、赞美的，因为我明白自己所犯的不是此卷书中所说的那种罪。

此后，我又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中的经文，其中“故意犯罪”乃是指着一种特别拒绝基督和他诫命的罪，而且犯这样罪的人是在两三个见证人面前公然犯下的。除非一个人直接反抗神在他内心中劝勉他不要犯这样罪的作为，不然一个人是不可能犯下这种罪的。主知道我犯的罪虽然可怕，但却不是这几节经文所说的那种罪。

后来我又看到那曾经使我痛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 17 节，我发觉以扫是故意的放弃长子名分（创二十五）。第二，他所犯的是公然的罪----最低限度他的兄弟知道这样事----这使得他的罪更可怕。第三，他继续地轻视长子的名分----“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创二十五 34）。甚至在二十年之后他还藐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创三十三 9）。

如你所知，我一直受着以扫放弃长子名分的这段经文，而得不到赦罪之恩所苦恼，如今我明白以扫后悔并不是因为失去了长子名分，而是失去了祝福，这由希伯来书作者所写的可以看出，且由以扫本身也可以看出，因为他曾说：“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创二十七 36）。

而后我又考察新约中是如何评断以扫的罪。新约中长子的名分是重生的标记，而蒙祝福则是得永远产业的记号。在今天这个蒙恩的世代当中，有许多人藐视基督，这基督就是上天堂的长子名分，而在末世审判大日时，这些人却要像以扫一样大声喊着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但父神却不懊悔，要说：“我已经为别的人祝福，将来他们也必要蒙福。至于‘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创二十七 34；路十三 25-27）！

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来掺解圣经，是非常适切的，且这样才与其他的经文相符合，而无冲突，我因此大大地得了安慰和鼓励。

如今只剩下大风暴的最末稍了，雷声已过，只留下细微的小雨偶而还会打在我身上。因为以往所受的恐怖过于深巨，我现在就像个怕火的人，稍稍碰一下都会伤到我敏锐的良心。

有一天当我经过田野的时候，这句话进入我的心中：“你的义，乃在天上。”我就盼望我能看见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是的，我的义的确在那里，所以不拘我在哪里，或是我在作什么，神都不能说我没有义，因为我的义---耶稣基督---就站在他面前。

我也知道并不是因为我有好的感觉，我的义就好一点，我的感觉不好，我的义就差了些；我的义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来十三8）。

果然，锁链都从我的脚上脱落了；我从苦恼、试探中得到释放。从此试探离开我，那些可怕的经文也不再威吓我。我欢喜快乐地回到家里，因为神的恩典与慈爱临到我，我就翻阅圣经，想找出“你的义乃是在天上”是出自何处，但总是找不到，于是我的心又开始低沉，后来忽然想起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我借着基督与神有很长一段甜蜜的交通，除了基督以外，我的眼中再没有其他事物了。我现在所思想的不再是他的流血、埋葬或复活，乃是想到基督自己，并他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

我看见他荣耀的升高，以及他所赐下的奇妙恩典与益处，我也看见那属于我的神的恩典，但我却很少将之表显出来，就像那有钱的人将贵重物品全锁在家中，出门时只带几个小钱一样。我看见我的金银全锁在家中的箱子里---在基督我的救主里。基督乃是我的一切---我一切的义、一切的圣洁、一切的救赎。

此外，神也带领我进入与他儿子联合的神秘中，并且看见我已与他联合，我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假如他与我是合而为一的，那么他的义就是我的义，他的功德就是我的功德，他的得胜也就是我的得胜。如今我看见自己是在天上，同时又在地上；我在天上是靠着我的元首基督、我的义与我的新生命；我在地上则是靠着自己的身体。

我掺解我们是靠着成全了律法；因他而死，靠他从死里复活；靠着得胜罪孽、死亡、魔鬼与地狱。当他死的时候，我们也死了，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复活了：“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何六2）。这是应验了人子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来一3）；正如在以弗所书中所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二6）。噢！为这一切的经文，我赞美主。我所经历的忧愁与痛苦，以及后来临到我的甜蜜与蒙福的安慰，我都已经与你们分享了，而现在在我尚未往下说之前，我要告诉你这次试探的主因，那就是因为我所相信的信仰，并且也要告诉你这对我的心灵是何等的福益。

我之所以受试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当我脱离早期的试探之后，我并没有求神带领我脱离以后将面临的试探。在这次试探占据我之前，我祷告了许多次，但我只是求神解决我目前的困境并重新发现在基督里的爱而已，后来我才觉得这样是不够的，我也应当向那位至大的神祷告，祈求他保守我脱离那常在我身边的恶者。

当我读大卫的祈祷文时，我就深深觉得大卫这样祈祷是有很大的喜乐，他并且求神制止他免犯大罪，免进入那要来的试探，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诗十九13）。与此相仿的另一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四章16节，我要特别提出：“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在我这一方面，我并没有尽上我的责任，所以我犯罪跌倒了，因为我没有儆醒祷告（太二十六41）。但这些经文所带出来的真理，却对我意义深远，一直到今日除非神赐我力量抵挡那要来的试探，不然我都战战兢兢地跪在神面前不停的祷告。亲爱的读者，我也恳求你从我所经历痛苦中学习功课得以警醒。

我此次受试探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曾经试探过神。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当我妻子正在分娩的时候，突然一个试探强烈地临到我：到底有没有神呢？当时我妻子正痛得厉害，不断在那儿喊

叫，于是我就在心中对神说：主啊，你能不能将我妻子的痛苦挪去，如果你真能够，我就相信你能知道人的隐秘。

当我这些话刚一说完，我妻子那痛苦的叫声就停止了，过不久就睡着，直到第二天早晨。这事使我大感惊讶，不知该说些什么，不久我也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我还记得昨晚自己心中所想，以及主所作的事情，这事连着几个礼拜都叫我感到惊讶。

大约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句“如果基督愿意，就让他走吧！”的思想就经过了我不邪恶的心灵。当这个可怕思想的罪孽与我妻子分娩时我心中的思想一连起来的时候，我更感觉前者的罪恶深重了。我的良心就在我里面呼叫：现在神知道你心中最隐密的思想，并且知道你心中正在想，“如果基督要走就让他走吧”！

现在我想起圣经中记载有关基甸，并他以羊毛的湿、干来试探神的事。他本来就应该相信靠赖神的吩咐去冒险；后来神就试验他，叫他带三百人去出战无数的仇敌。所以这件事就象征着我，我本来也应该相信神的话，不应该怀疑神的全知。

我也愿意告诉各位从这次试探中所得的好处。第一、令我特别的明白神及其爱子的荣耀。

在以往的试探中，我的难题就是不信、亵渎、心里刚硬，以及怀疑神与基督的属性、圣经的真实性，与来生的确实性。其次我的难题就是无神主义，但如今情形却大不相同了。在这第二次的大试探中，我信有神，且神与基督不断地出现在我面前，但却不是带来安慰，而是带来恐惧。神圣洁的光辉使我粉碎，且基督的怜悯在我身上也做了同样的事；我想到基督就是我曾经失去并拒绝的，并我过去所作的，就使我心碎。

此时圣经对我来说也非常奇妙，我看见圣经的真理乃是进天国的钥匙，得着圣经好处的人就带着祝福，而那些抵挡圣经且被圣经定罪的人，必永远灭亡。圣经上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破坏）的，这句话破碎了我的心，而下面这句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二十 23）。也破碎了我的心。一句圣经上的话，比一只四万人的军队来抵挡我更可怕。

这次的试探也帮助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看见神应许的性质。当我在神大能的手下战兢的时候，我是继续地被神公义的闪电所撕裂。我便格外的惊醒，格外谨慎地翻阅圣经，极其用心地考察神的一切话与其涵意。

从这次试探中我也学习到中止我以前愚昧的习惯，就是试图把神临到我心中的应许话语赶出去。如今我好像一个从悬崖上坠落的人，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抓。从前我是不管什么应许不应许的，而如今是不论什么应许都紧抓不放，因为那报血仇的就在眼前了。

我现在就像个饥不择食的人，什么应许都要抓，就连那与我无关的应许我也要抓，甚至跳进那抵挡我的应许中。我现在才觉得神的应许是如此之大，令我不能完全参解。我也体会到神所发的言语并不急促，乃是有无限的智慧与判断，且句句真实。在我极端苦恼中，我就像一匹在污泥中挣扎的野马，想要跳上应许的干地。我因为惧怕与挣扎那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六 37）的应许，几乎到了智穷才竭的地步。

我试图接近抓住这个应许，但主却好像抡起发火的剑将我赶开。后来我就想起以斯帖去见王，以及便哈达的臣仆头套着绳索投降以色列王（王上二十 31、32），还有迦南的妇人，主虽然将她比作狗，但她却毫不气馁，还有那夜间求饼的人，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在此试探之前，我从不知道主的慈爱、怜悯是那么长阔高深，像我后来所经历的一样。大的罪恶牵引出更大的恩典；何处有最可怕、最凶猛的罪孽，何处神儿子基督的恩典就显得更浩大。当约伯经过了试探之后，神赐给他的，是他原先的好几倍（伯四十二 10）。我求神让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能够警戒人不像我一样得罪神而负重轭。

当我从这试探中被拯救出来后，我有两三次奇妙地明白神恩典的经历，这几乎使我无法承受。神的恩典是如此之大，若是一直停留在我身上，我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主怎样对付我的经过，以及我所遭受的其他试探。首先我要提的，是有关最初我要加入贝德福教会团契时的事，那时他们接纳我与他们一同领受圣餐。那时“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路二十二 19），这句经文对我非常宝贵，主就是借着这节经文进入我的心中，并且使我明白他是为我的罪而死。在我尚未领受圣餐之前，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试探临到我，使我对圣餐礼产生一褻渎的态度，认为所用的酒、饼对人没有什么益处。为了拦阻这个可怕的思想进入我心，于是我就尽力地抵挡，并呼求神保守我离开这些褻渎的思想，且求神祝福那些吃这饼、喝这杯的人。我想我受此试探的理由，是因为我在赴圣餐前没有充分地敬虔预备。

这样继续下去约有九个月，使我一直不得平安，最后主再一次用以前说过的那段经文帮助我。此后，我每次赴圣餐，都得到很大的安慰，并且知道分辨主的身体是为我的罪而掰开，主的宝血是为我的过犯而流。

过了些日子，我得了肺病，在春天时有一阵子非常难过，我想我大概快死了，于是我就再一次对我目前的情况与未来的光景作了一次严肃的检讨。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使我看见来世的福益，尤其是在我困苦的时候。

我一开始回想到我经历神恩慈的经验时，立刻就会忆起那不可胜数的罪，特别是我刚硬的罪、不愿行善、没有爱神作为的心、没有爱圣徒的心。如此而来的问题是，难道这就是基督教的果实吗？这就是蒙神祝福的人的标记吗？

现在我的病情加重，不但外面的人有病，就是里面的人也有病。我是被罪孽所充满，对神曾施恩慈的经验也消失了，就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我被这两个结论抛来抛去，不敢活，又不敢死，所以我放弃了一切，等着灭亡。可是正当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恐惧的时候，罗马书三章 24 节对我说，你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噢，这是何等的转机！何等的改变啊！

我好像从恶梦中惊醒，神似乎在对我说：“罪人啊，你以为我因为你的罪太大就无法救你吗？看哪，我的儿子在这里，我乃是看他，并不是看你。我对待你乃是根据我喜悦我的儿子。”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什么时候神称罪人为义，乃是因着基督，并且将基督的义归给那罪人。

后来以下这段经文也大有能力地临到我：“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多三 5；提前一 9）。得了这节经文之后，我心中十分的高兴，因为我看见自己是在神恩典与怜悯的怀抱中；从前我是怕死的，但如今我却能勇敢地面对死亡，死在我眼中也成为可爱的事，因为我明白除非我们有天堂的把握，不然我们就无法真正地过日子，而且今世的生活若与天上的生活相比较，则只不过像瞌睡一般。如今我也明白“神的后嗣”（罗八 17）这四个字，较以往看时更对我发亮光，是我口舌所难以形容的。神自己乃是圣徒的分，我看见这深感惊奇，也无法解明它对我的意义。

过了些时候，我的身体还是非常软弱，撒旦又来试探我。我发现一个人将死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因为那是它的机会。撒旦非常努力地将我与神之间仁慈的经验隐藏起来，而将死亡的恐怖与神的审判摆在我眼前；由于我的恐怖，如果当时我就死亡，那我必定是灭亡了，我就会像

死期未到而死的人一样，下到无底坑中的阴间。那时当我正在恐惧中的时候，天使将拉撒路带到亚伯拉罕怀中的那段经文临到我，我感受到我死后也将是如此。这思想奇妙地复苏了我的灵魂，并帮助我重新在神里面得到盼望。在我思想这件事情之后不久，以下的经文又临到我：“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那里”（林前十五 55）？立刻，我就感觉我的身体与心灵都好起来，我的疾病都没有了，在我为神工作上，心灵都觉得很安舒。还有一个时期，当我在属灵上顺利前进时，突然有一大片黑云遮盖我，将我在基督里属乎神的事全部隐藏起来，就好像我从未经历过一样。我的心灵进入一种迟钝的状态中，对于蒙恩之后在基督里的生活丝毫无动于衷；又好像我的手脚被铁链锁起来一般。

我停留在这种状况中约有三、四天之久，后来当我正坐在炉边烤火的时候，“我一定要到耶稣那里去！”这句话突然进入我心中，顿时，黑暗与不信神的思想飞快地离我而去，属天蒙福的事再次进入我的视线内，我急忙喊问我妻子：“圣经上真有‘我一定要到耶稣那里去’的这句话吗？”她说她不知道，所以我就坐在那边想，看是否能记忆起这句话是出自何处。我坐在那边约有两、三分钟之久，突然好像闪电一般，这句“千万天使”进入我的心中，以及有关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都进入我的脑海中，尤其是十二章 22-24 节提到“来到耶稣那里”。

那天晚上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基督对我的灵魂是如此地宝贵，以致使我无法入睡，因为我靠着基督而得到平安与胜利。来十二 22-24 这段经文，在我往后的日子里不断地祝福我：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借着这些话，主不断地引导我，先明白这个字，后又明白那个字；这段经文中的每个字，神都让我看到它其中的奥妙，同时也复苏了我的心灵。怜悯我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第二章 蒙召传道

当我向你讲述我过去经验的时候，我也要向你述说一下我是如何蒙召传道，并在此过程中神如何对待我的经过。

我清楚地认识主也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既然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伟大，以及我个人对他的需要，并且能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他，所以一些有适当判断和过着圣洁生活的圣徒，似乎觉得神已认为我能够掺解神的圣道，且赐给我表达的能力，能将我所看到的真理传给人，于是就邀请我在一些聚会中对他们说些勉励的话。

起初我因害怕不能胜任，就一直推辞，但是他们却不断地邀请我。最后我同意了，但只答应在较小的聚会中有一两次机会，可是这就已经使我感觉吃力了。于是我就在他们中间考验自己的恩赐，似乎我所说的都令他们得祝福；后来在至大的神面前他们告诉我，我所说的确实都令他们得到帮助和安慰，他们就感谢慈悲的父神，将这恩赐赐给了我。

后来有一些人常到乡下去教导圣道，他们就邀我一同前往。有时候我也讲道，并且时常在公共的场合讲道，而那些邀请我去乡下的人，也很高兴地说他们的灵性也得到造就。

此后教会的人就觉得我应该讲道，于是在大家禁食祷告之后，就按立我在信者与不信者中间作例行的讲道。此时，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向那些不信的人传道，这并不是为着荣耀自己，乃是因为那时关于我未来永世的情况，特别受到撒旦的攻击，使我的心灵倍受痛苦之故。

如果我不运用传道的恩赐，我将心感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弟兄姊妹的渴望，也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话："弟兄们，你们晓得司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林前十六 15、16）。

从这节经文中我可以看出，圣灵从没有将这个恩赐埋藏在地下，他乃是吩咐并激励这样的人去运用他们的恩赐，并且差遣那些有才干、预备好了的人去工作，而且他们对于服事圣徒的工作是"专以服事圣徒为念"。在那些日子，这句经文不断萦回在我脑际，在我所服事的工作上不断鼓励我，加添我力量。我也从别处经文得到鼓励，这些经文都提到那敬虔之人的榜样（徒八 4；十八 24、25；罗十二 6；彼前四 10）。虽然在众圣徒中我是最不肖的，可是我仍然一心一意的要作此圣工。虽然我还是战兢，但我仍然按照我信心的大小来传扬此福音，正如神在他的圣道中所指示我的。当我在传道的时候，从各方有数以百计的人来听我讲道。

感谢神，他赐给我一颗关切、怜悯人灵魂的心，这使我努力对人们传达这宝贵的信息，如果神赐福，就能唤醒他们的良心。主垂听了我的祈求，因为在我传道不久，就有人受所传道理的感动，并且在他们心中产生很大的冲激，因为他们所犯的大罪，而需要耶稣基督。

起初我不敢相信神会借着我向人心说话，因为我实在不配。然而那些因着我所传的道而被惊醒的人，却特别的爱我并尊敬我，虽然我一再强调那并不是因为我能说什么，但他们还是公开地宣称是如此。其实他们是在替我称谢神，因为我实在是卑微不配的人，神却使用我成为他的器皿，将救法指示给那些人。

当我看见那些听道者，在生活上有所改变，在言语上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他们的心也非常愿意认识基督，并且为神差遣我到他们那里去而欢喜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结论，觉得那必是神借着我祝福

了他自己的工作。后来有主的话临到我，使我的心非常安舒：“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伯二十九 13）。

于是我满心快乐。是的，神借着我的讲道拯救人，他们所流的眼泪，就是我的安慰与鼓励。这使我想起圣经上的话：“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林后二 2）？并：“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证”（林前九 2）。在我传道时我注意到，主引导我从神的话对于罪人是如何说的这方面开始传起；那就是定一切属肉体的人为有罪，并清楚说明神的咒诅是在所有的人身上，而这所有的人是一进到这世界就受到咒诅。我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很容易达成，因为律法的恐怖以及我的过犯，曾经很沉重的压迫过我的良心。我所传的，是我曾经经历过、感受过的，就连内心中的痛苦、叹息，也毫不讳言的说出。

实在说来，我像是从死人中出来，被差遣到他们那里去的一位，我是带着锁链而去，带着捆绑对他们讲道，在我良心中有一种他们需要小心、逃避的火。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多次出去讲道都是怀着罪感、恐惧出去的，直等到站上讲台才觉平安、自由地到结束。可是一下讲台就又回到恐怖、罪感的情况中，虽然如此，但神却不断地恩待我走下去。

这样的情形继续了有两年之久，其间我大声疾呼地反对人的罪恶，以及他们因为罪所能遭遇到的可怕情境。此后，主用确切的平安与安慰进入我心，叫我知道神恩与我同在。

所以我开始改变我传道的方式，我仍然是传我自己所掺解、所感觉到的事，但如今我却更把耶稣基督的职分，以及他与世界的关系，并他带给世人的福益，都指示给每个人，而且也指出、定罪、移除那些虚伪的倚靠，就是世人所依赖而灭亡的事。如今在时间上，我传讲基督与我以往指责罪是一样的长。

此后，神又让我明参与基督联合的奥秘，所以我也将这一点传给人。五年间我将上述神话的三个主要点传给人们，而后就来到我目前的景况中---被关在监狱里。我来此已有五年之久---为的是因着受苦的方法来坚固真理，正如我从前借着讲道来证明、坚固真理一样。

感谢主，在我一生的传道中，我都诚恳地呼求神使他的道能拯救人的灵魂，因为我怕仇敌魔鬼将道从人心中夺去，以致结不出果子来。我企图传神的道，以致有人能理解到他自己所犯特别的罪。自从我传道之后，我的心特别想到，主的道一传出来，就像雨水落在石头地，因而我常从内心喊道：“噢，巴不得那些今天听我讲道的人，都能像我当初一样看出罪、死亡、地狱、神的咒诅到底是什么！”以致他们能明白神的恩典与慈爱，那就是借着基督而临到人的，不拘人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中，即使他们是他的仇敌！我常常对主说，如果因着我在他们眼前被杀，而成为唤醒他们的工具，并使他们在真理上得以坚固，那我宁愿被杀。

当我特别讲到在基督里的生活不是靠行为乃是靠恩典的时候，就好像有天使在我后面鼓励我，使我心灵中有能力，并有属天的证据，令我不遗余力地阐明这奇妙的道理，证明它，且系在会众的心上。因为这个道理是真而又真的！

起初我到别处传道的时候，各处的正规传道人都起来攻击我，但我下定决心不以辱骂还辱骂，我要看有多少属肉体的基督徒能够觉知他们自己是在可怜的情况中，因为他们是靠赖律法，并不知道自己需要靠赖基督，也不觉知基督的伟大。因为我想，时候一到，自然会有人替我伸冤，以后他们也会察看出我的工作（创三十 33）。

至于圣徒间的纷争，我从不干预，我的工作仅是本着诚实的心来传扬主的道，以及传扬借着耶稣的受苦与受死使罪得赦，其他一概不管。因为我知道那些事只会带来纷争，且神也没有指示我不要去做，所以我坚持地往我该做的那方面努力去做。

虽然我不反对别人这样做，但是我却从来不敢引用别人的思想与讲章（罗十五 18）。至于我则是，神的话以及基督的灵怎样教导我，我就怎样勇敢地传出去，并且用我的良心来证明所说的一切。此时，虽然我不能详述，但我却要说，就我的经历而言，加拉太书一章 11、12 节，较其他经文更适合于我。换言之，主亲自教导了我许多真理。当那些听了我传的道而惊醒，后来又堕落罪中的人，说实在的，他们的损失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又难过的，甚至比死了自己的孩子还难过，我盼望我说这些不致于得罪主，因为再没有比这更令我伤心的了。我就想到自己，好像在我儿女出生之地拥有大批的财产，也觉得自己比基督教界的领导者更荣耀更蒙福，因我为神工作的荣耀，超过了世间的一切荣耀。以下几节经文，的确是奇妙的："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雅五 20）。"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箴十一 30）。"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十二 3）。"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帖前二 19、20）。

每当我要为神作特别工作的时候，我心灵中都会有一极强烈的愿望要出去传道，也会特别记起某些人，而为他们的灵魂得救大声呼求；当我到那地去传道时，这些人就成为神赐给我传道的果实。有时我注意到，在我的讲道中，随口说的一句话所带来的力量，都较整篇信息有能力。有时我觉得一些讲道真是一事无成，但谁知竟是最有成就的。有时我觉得讲的很有把握，可是结束时却毫无成效。

我也注意到，每逢我对罪人讲道时，撒旦都咆哮如雷，它的手下也向我攻击。有时当罪恶世界受到极端搅扰的时候，许多人的灵魂就会因着神的道而得到儆醒。我可以想你提些例证，但我现在却不想说。

为了完成我传道的职分，我急于前往罪恶深重、离神最远的地区去传道，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怕将福音传给那些受过教诲的人，这乃是我心灵之所趋。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十五 20）。

在我的传道中，为了人灵魂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实在为他们受了生产之苦，若不得着一些果实，我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若不结果子，不论谁称赞我，我都不放在心上；如果结了果子，那不论谁咒骂我，我也毫不在乎。我常常想到下面这段经文。

儿女是耶和華所賜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一二七 3-5）。

如果人们忽视基督与救恩的价值，而只是一味的沉醉于观念、看法中，那真是我最讨厌的事了。每当我见到一个人真正的觉知自己有罪，特别是那不信的罪，并且看到极端想靠基督得救而心中火热的人的时候，我心中就深为他们高兴，因为他们实在是福的人。

但是在这传道工作上，正如在其他事情上一样，我也遭遇到试探。有时我会心灰意懒，怕自己对别人没有什么帮助，和别人说话时也辞不达意，在这样的时候，昏沉总是抓住我，使我浑身无力。有时当我面对会众传道时，亵渎的思想也会强烈地临到我。有时原本非常清晰流畅的证道，突然间会一片黑暗，令我不知接下去该说什么、如何结尾。还有的时候，当我传讲圣经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时，撒旦就来攻击我，说："什么，你要讲这段圣经？你最好不要讲，因为这段经文对你非常不利，它会定你的罪，所以你绝不可以讲这段经文。如果你一定要讲，那你就必须为逃避你的罪而预留一条后路。如果你非讲不可，那你真是惹火上身、自取其辱啊！"

魔鬼给我的这些建议，我都没有接受，相反地，只要我一有机会，我就在讲道中攻击罪恶与过犯，即令它也使我的良心感觉有罪，我也毫不顾惜。我想我就好像参孙一样，"情愿与非利士人同

死"（士十六 30）----情愿这样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不愿意在解释神话语上乱打折扣、心怀不轨。你既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借着平铺直叙的方式传道，使人自觉有罪，比借着在不义中，为遮掩己罪，而隐藏神的真理的传道要强上好几倍。神在这方面也帮助了我，我要称颂他！

我发现在我为基督工作的这件事上，我也受到试探，那就是心生骄傲。但感谢主的怜悯，我没有进入和顺从这试探。虽然主赐给我恩赐、才干，但是每一天我都看见自己心中的邪恶，致使我惭愧的无地自容，所以我觉得我肉体上的这根刺，是神赐给我的恩慈（林后十二 7-9）。

同时，神的话也带着尖锐的力量临到我，这是关系到虽然有神的恩赐，但最终还是灭亡的经文。例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林前十三 1）。

一个响的钹是一种乐器，会使用的人可以使它产生动人心弦的曲调，但不会因为它而停止舞步。然而这个钹没有生命，而且除非作乐的人运用他的才干，不然那悦耳的声音是不可能从它的里面发出来的。虽然这个钹以前曾经奏出过美妙的乐曲，但是它也可能被砸碎或弃之如敝屣。

同样，那些有恩赐但没有被拯救的人也是如此。恩赐在神的手中，正如那钹在大卫的手中一样。在敬拜时大卫能用钹来鼓舞崇拜者的心情；照样，基督也能用有恩赐的人，来影响他教会中人的灵魂。可是当使用完毕之后，基督也可能将他们挂起来，变成没有生命的东西，即使他们曾是响的钹。这些话好像一个大锤打在骄傲、贪慕虚荣的人头上。我就想，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难道只是因为自己是个鸣的锣吗？身为一把提琴，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吗？只要有一点神生命的人，岂不比这些器皿要强得多么？此外，我还记得，这些器皿都将消失，只有爱才是永远常存。所以我就结论说，一点点的爱、一点点的恩典、一点点真正敬畏神的心，都要比所有的恩赐来得更好、更美。我确信那些屡次蒙神恩典，虽然因为无知而忘记神恩的人，都要比那些会说万人方言并天使话语，但却没有爱的人好得多。

我看透了，虽然恩赐是好的，能完成预期的事工----造就别人----可是它本身却是空洞的，若没有神的使用，它是无法救人灵魂的，所以有恩赐并不能证明这人与神的关系。我也发觉，拥有恩赐是件危险的事，并非恩赐本身是危险的，而是拥有之后可能产生骄傲虚荣的恶。经由那些肤浅、灵性不深之人的喝采，很容易使那些拥有恩赐的人陷入魔鬼的网罗中。

我觉得那些拥有恩赐的人，需要掺解恩赐的性质----行神迹并不能证明他是蒙恩得救的人----免得他过分倚靠恩赐而忽略了神的恩典。

他需要学习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记得这些恩赐并不是属于他的----恩赐乃属教会，他是由于这些恩赐，才成为教会的仆人，而且末了他还必须向主耶稣报告他作管家职分的情形。如果他能提出一个圆满的报告，那将是件好得无比的事。

恩赐人人愿得，但是若得神大恩典，虽无大恩赐，也要比得大恩赐而无神的大恩典来得强。圣经并没有说主耶稣赐下恩赐与荣耀，乃是说他赐下恩典与荣耀。凡接受主所赐真正恩典的人有福了，因为恩典是荣耀的先驱。

当撒旦看见这试探不能成功时----破坏我的传道，使我的传道不发生效力----它就改弦易辙，用另外的方法来攻击我。于是它就搅动那些无知、邪恶之人的心来羞辱我。凡是魔鬼所能使用的恶招，都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攻击我，以为这样我就会放弃传道。

首先有谣言传开，说我是巫师、耶稣会的人、强盗等等。

关于这些事，我只能说，神知道我是无辜的，至于那些控告我的人，他们最好准备在神儿子的审判台前与我对证。除非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我也正如此为他们祷告），不然在那里他们将要为诬告我的事，以及他们所作其他的罪孽有所陈明。

据传，他们是证据确凿地说我在外面有女人，还有一个私生子。魔鬼能将这些漫骂加在我身上，我实在引以为荣，因为如果世界不用这种邪恶的方式对待我，那我就要怀疑自己是否真是神的儿女了。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五 11、12）。

假如魔鬼对我的攻击超过这些二十倍以上，我也不在乎，因为我问心无愧、良心平安，该羞愧的倒是那些说我坏话，以及那些虚伪地控告我在基督里的正直行为的人。

关于那些唾骂我的人，我该怎么说呢？我该威胁他们吗？我该谄媚他们吗？我该勒住他们的舌头叫他们不骂我吗？不，我不该这样做。除非他们的罪恶满盈了，不然他们将一直说下去。我要把这些讥讽、辱骂当作荣耀，而被嘲弄、羞辱与谩骂，乃是我作基督徒的分内之事，因为这些事都不是真实的，而我能为基督受辱是件非常喜乐的事。

我要请各位注意，那些控告我，说我在外面有女人的人，是何等的愚昧，我要叫他们尽可能地澈底调查，他们将发现无论在天上、人间或地狱里，他们都无法找到一个女人曾和我发生过不名誉的事。

我的仇敌在这一点上攻击我，实是枉费心机，因为我根本不是那种人。我盼望那攻击我的人，在这件事上也和我一样是无罪的。即便全英国犯奸淫罪的人都受到绞刑，而我本仁约翰---他们嫉妒的对象---也不会死，因为我没有犯这种罪。除了我的妻子以外，我对其他女人丝毫没有兴趣，除了她们的衣着、她们的儿女，或她们被提及的事之外，我甚至不觉得她们的存在。

我赞美并称扬他的智慧，因为自我悔改起直到如今，他都使我内向害羞，怕见妇女。认识我的人都能为我作见证，他们很少见过我能自自然然地与女子愉快的交谈，总是说不到五句话就走了。我不喜欢和妇女们谈话，也无法在她们中间停留，也几乎没有与她们握过手，因为我想这样作是不太智慧的。我还曾经反对人们在离别时对妇女拥吻的事，那些人却回答，说只是礼节上的礼貌而已，但我却认为那并不是好的礼节；虽然那些人说圣经上也有提及亲吻要圣洁，但我都会反问，为什么他们只亲吻那些漂亮、讨人喜欢的女子，而不亲吻那些不漂亮、不讨人喜欢的女子呢？所以这件事不论在别人眼中是多么智慧，但在我眼中却永远是错误的。

我不但对人，同时也要对天使说，在这世界上除了我的妻子之外，我还在其他女人身上犯了罪？我也求神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我里面有什么良善促使我不去犯这种罪，乃是神不断地向我施恩，并且保守了我。我常祷告神时常保守我，不单脱离这样的罪，也保守我脱离所有各样的罪行，并保守我进入他的天国。阿门！

撒旦工作的结果，就是想使我在同胞中间的工作毫无价值与功效---如果可能，将使我的传道变为无用---亦即让我长期的遭受监禁，使我害怕不敢传神的道，也使人们害怕不敢听我讲道。关于这些事，在下一章中我将简略的提及。

第三章 系狱简述

在我作了很久的基督徒，又传了五年道之后，有一次我在乡下聚会的时候，被逮捕了；如果他们不来干扰我，那一天我是预备讲道的。他们带我离开群众，来到审判官前，但是我提出保释，预备下一次开庭时再来，可是他们还是把我关在监中，因为保我的人不敢保证我在监狱之外不再传道。

等到开庭时，我被控告为鼓吹非法聚会，以及不遵守英国教会崇拜规则。审判官认为我和一般老百姓的聚集，已经是证据确凿，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因为我不遵守教会规则。我入监一共十二年，我要等候神，看神要这些人怎样发落我。

靠赖神的恩典，我虽然在这种景况中，但却感到非常满足。虽然在我心中曾有多次起伏，有从主来的，有从撒旦来的，有从我自己的败坏来的，但---愿荣耀归与主---我还是从中领受了许多教诲。关于这些事情我不多加详述，仅仅提出一两件提醒那些敬虔的人来称颂神，并为我祷告，且得到鼓励不惧怕会有什么人能加害于他们。

在我一生中，神的话语从来没有像现在向我那么敞开过，有些经文以前虽然看过，但却没有像现在那么对我发亮光，且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过，我在这里真看到恫，也真感觉到恫。"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彼后一 16），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彼前一 21）。这两节经文在我坐监的这段时期中，特别地帮助我。

约翰福音一章 1-4 节，十六章 33 节；歌罗西书三章 3-4 节；希伯来书十二章 22-24 节，在监中都给予我相当大的鼓励。有时候当我思想到这些经文时，不禁令我耻笑起地狱之火的毁灭，同时对于我的罪得赦免，以及我在天堂与主同在，都使我心中产生无限甜蜜的感觉。噢！锡安山、属天的耶路撒冷、无数的天使、审判万人的神、得以完全之义人的灵魂，与耶稣（来十二 22-24），这些在我坐监时，对我是何等的甜蜜。我在这里所看到的，实在是难以形容，而我也在以下的这节经文中看到了这个真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一 8）。

以前我从未清楚的体会神在我身旁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只要恐惧一临到，马上就有神的支持与鼓励出现。有时我被自己的影子吓到，心中充满了恐惧，可是也就在同时，神的仁慈向我显得更浩大；恫不让撒旦折磨我，并将圣经上的话一再地赐给我，加添了我的力量去抵挡一切。我常常想："为得更大的安慰，而求更大的患难，这是合理的吗"（传七 14；林后一 5）。

在我入监以前，我就已经感觉会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其中有两件事特别令我感到沉重。第一件就是，如果我必须要死，我将如何面对死亡？此时歌罗西书一章 11 节的这段经文进入我心中，使我深得安慰："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在我坐监的头一年，如果没有这节经文，我实在是无法祷告；这段经文是在勉励我，若我必须长期的受苦，我应当用忍耐的心，欢欢喜喜地来忍受苦难。第二件使我心情沉重的，就是我的妻子和家人，他们该怎么办？关于这一点，下面的这段经文也帮助了我："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林后一 9）。借着这节经文，我明白到，如果我必须受苦难，我就必须在今生的每件事情上都当看作是死的；不论我自己，我的妻子、儿女，我的健康、享乐，以及其他一切，对我来说都当看作是死的；而我对于它们来说也是死的。

此外，我也掺解到保罗所说，使我们不致于瓦解的就是："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四 18）。我就在心中辩论说：假如我是因为坐监而有所准备，那我是可以忍受鞭打；但如果我只是为忍受鞭打而有心理准备，那我实

在不配被放逐到边疆；如果我心中只是预备好要接受放逐，但却遭到杀头之祸，那岂不是要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吗？所以我掺解到，经历苦难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耶稣依靠神，即借着基督盼望来世，并在地上期待最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且以坟墓当作自己的家，以黑暗当作自己的床榻，不然我们一定无法经过苦难。

我虽然得到了帮助，但我还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要我离开我的妻子和我可怜的孩子，实在就像把我的骨头从肉中拔出来一样，不仅仅因为他们对我的意义重大，使我舍不得他们，也是因为我离开他们之后，他们所可能遭受到的难处、愁苦与穷乏。尤其是我那双目失明的孩子，他比任何人都贴我的心，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像我那双目失明的孩子往后可怜的景况，这实在令我心碎！

我就想，可怜的孩子，你在这个世界上将要经历的是何等的愁苦啊！你或许会受到别人的殴打、会乞讨、要忍受饥寒、赤身露体、千辛万苦，甚至无家可归。虽然离开你们使我心痛，但这又是势在必行的事，可是我必定要将你们交在神的手中。如今我就好像一个人将房子拉倒，倒在自己妻子儿女的头上，但我想，我是必须这样做，我是必须这样做。这使我想起我就像那两只拉着约柜的母牛，将牛犊关在家里一样（撒六 10）。

这时有三件事情特别帮助我。第一件就是 I 想起以下的这些经文："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四十九 11）。"耶和華說，我必要堅固你，使你和你的後裔得好處；災禍苦難臨到的時候，我必要使仇敵央求你"（耶十五 11）。

第二件就是，我覺得假如我將一切事都交托給神，那我就是雇用神來擔負一切我所憂慮的事；但是如果我因為所遭受的患難，以及恐懼將來所臨到的一切困難而離棄神，那我就是放棄了我的信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将无所倚靠了，因为我否认了神。

有一段经文深深地系在我的心上，就是基督论到犹大的祷告，要父神使犹大在卖主的自私思想上灰心。请仔细阅读诗篇一〇九篇 6-20 节。

第三件非常帮助我的，就是地狱苦刑的可怕，也就是那些怕背十字架，而不在基督里履行他们责任的人所要遭受的；同时我也想到为那些在信心、爱心、忍耐上站立得住的人所预备的荣耀。

当我想到那些即将临到我家人身上的苦难时，这三件事情帮助了我，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当我惧怕自己可能被放逐的时候，我就想起下面这节经文："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来十一 37、38）。我也想到那句话，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徒二十 23）。我也常幻想被放逐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受饥寒、危险、赤身、仇敌、千辛万苦，最后像可怜的孤羊死于沟壑中。但是感谢神，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被这些可怕的情景所动摇，反而因着这些而更寻求神。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我处在一极愁苦的情况中约有好几个礼拜，那时我才刚入狱不久，对于法律也不太熟悉，因而猜想自己进监一段时间后，就会被送上绞刑台。这时撒旦就来攻击我，说："你现在就要死了，可是你却没有享受到神的事，也没有进天堂的把握，你该怎么办啊？"的确，在那个时候，一切有关神的事，都没有再在我心中出现过。

起初，这件事的确很困扰我，我想，在我目前的景况中实在是不配，也不适宜死，因为我是这么害怕，以致在上绞刑台时，都可能从梯子上掉下来，而给了仇敌辱骂、嘲笑我的机会，也令属神的人恐惧战兢失了盼望。我想我这样面目苍白、两膝发抖的死掉，实在令人惭愧，所以我就祷告神安慰我，在将来可能面临的任何情况中赐力量给我。可是我得不到安慰，一切的黑暗如往常一样。此时我所思想尽都是死，我也常常觉得自己是站在绞刑台的梯子上，绳索就套着我的脖子。我现

在只有一个安慰、一个鼓励，那就是向那些来看我的群众说话，我想：神若借着我最最后所说的话叫一个人悔改，那我不虚此生。

魔鬼仍然不离我左右，并对我说："你死的时候往哪里去？你死了以后怎么办？论到天堂的荣耀，与在成圣之人中间得基业上，你有什么凭证说自己会得到？"我就这样被魔鬼抛来抛去的约有好几个礼拜，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一个极重的思想临到我，使我想起，如今我在这种情况下，是为了神的道啊，于是我就一刻也不肯离开这个道。

我确知不论我是现在得安慰，或是死了之后才得安慰，这都在乎神，但是至于我是否坚守我所信仰的，则我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我是受捆绑的，但主却是自由的，不论神最后是否怜悯我，我都要持守恬的道。我对自己说，我要继续前进，我要将我永远的景况交在基督的手中，不论我现在是否觉得有此必要。我就想，如果神不赐给我喜乐，我就要踢掉绞刑台上的梯子，盲目的跳进永世里去，管他是浮起来，是沉下去，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主耶稣，请你抓住我，如果不然，那我就为你名的缘故冒这次险了。

当我刚一这么决定，我就想起约伯记上的这句话："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就好像撒旦说："主啊，约伯并非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服事你是有目的的，他只是想从中图利而已。你给了他一切所想的，但是如果你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参伯一 8-11）。我就想，一个正直人的标记，必定是在失去一切之后，还愿意继续奔走天路，继续服事神；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在服事神上，除了牺牲之外，其他别无所求。愿神得着称颂！此后我就盼望自己果真有一颗正直的心，因此我决志，即便将来在我所受的苦难上一无所获，我也永远不弃绝我的主；当我正这样决定的时候，神就将诗篇四十四篇 12-26 节的这段经文放在我心中。

现在我的心中满了安慰，我感觉这次试炼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每当我回想起的时候，心中还深受着安慰，为着这次经验中神所教导我的，我要称颂神！当然，主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恩待我；我就好像在战场上胜利的人，夺回了许多财物，如今将之分别为圣，用来修造神的殿，献给神（代上二十六 27）。

第四章 结语

论到我一生中所未遇见的试探，最厉害的就是怀疑神的属性，以及福音的真理，而且这也是最难忍受的。当这个试探临到时，我都变得浑身无力，并且拆毁了我脚所立的根基。我常常想到以下的经文："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什么呢"（诗十一 3）。

有时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就会期待有从神来的大管教，但我却重新发觉他的大恩典，因他并没有惩罚我，所以当我经历神的平安时，我就会想，我在困难时被打倒，实在是个愚昧人，为什么不求神的平安呢？所以当我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该寻求神的安慰，因为这两样对我来说都是祝福。

虽然有的时候神很奇妙地祝福我，可是不久之后我又会落入黑暗中，甚至记不起先前所得的安慰，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很奇怪。

有的时候我从圣经中得到许多帮助，可是有的时候全部圣经于我又是味如嚼蜡；或者说我的心对圣经好像死了一般，虽然我到处翻阅，但是却连一丝丝使人苏醒的亮光也没有。论到临到我的一切恐惧，都是由于基督的宝血所促成；论到一切的喜乐，其中最甜蜜的，就是参杂着为基督的忧伤。

到目前为止，我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七项罪恶：

1. 倾向不信
2. 突然地忘掉主对我所施的慈爱与怜悯
3. 趋向律法的行为
4. 祷告时心神不集中及对祷告冷淡
5. 忘记且不在意祷告得蒙垂听
6. 因缺乏而发怨言，但都滥用所拥有的
7. 神所吩咐我的事，我一样也没有做，却还继续犯着罪。"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罗七 21）。

这就是继续不断压迫我的七件事，然而我却知道，神是本着他的智慧，为了我的益处，才将这些事临到我。

上面这些事是为了要我：

1. 憎恶自己
 2. 不靠赖自己的心
 3. 明白人本身的义是不够的
 4. 认识逃往基督耶稣的必要性
 5. 迫使我祷告神
 6. 指示我要谨守、儆醒
 7. 刺激、提醒我要祷告神，借着基督带领我渡过此生
-

本仁约翰生平续篇

从本仁约翰著述停止的地方开始，以他死亡、埋葬的时间与情形作为结束。

亲爱的读者：

本书的作者已经很生动、详尽地将他自己一生中早年与中年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但是关于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分则没有提及，或许是因为时间上来不及写，也或许是因为害怕别人说他在求人的夸赞。我认识本仁约翰已经很久，又是他的好朋友，在读到别人所写有关他的事后，我就决心尽我所能的在他自述之后附加一些。

他已经讲过他自己的出生、教育、青年时的恶习、时常挣扎的试探，以及他所得到的怜悯与拯救；他也讲到他是如何开始传福音，临到他的辱骂与监禁，以及靠神的帮助而有的长进，无疑这些都是为了要拯救多人的灵魂。我现在就要从这以后开始讲起。

在本仁坐监的十二年中间，他著作了好几本书，这样的忍耐感动了前林肯教区的主教巴楼博士（Dr.Barlow），以及其他牧者，他们对他所受的明白之冤深表同情，并且也听取了本仁的朋友们为他得释放的恳求。最后他终于得到了释放，不然他可能早已经死在狱中，因为那地方的环境实在很恶劣。出狱之后，他就去拜访那些他在狱中时曾令他得安慰的人，并且感谢他们的仁慈与爱心；同时他也借着自己的榜样来鼓励他们，若他们也遭遇同样的苦难，当以无亏的良心和为爱神的缘故，而忍耐地接受苦难。他也帮助了许多因为恐惧失去属世的一切，而致心灵沉闷的人得到复兴，这些人从他的讲道与劝勉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尽可能时常的招聚他们在一起，虽然这在当时是为法所不容，但他还是照样进行，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使他们长大成人；假如其中有什么人因为讲道而被监禁，他一定尽其所能的解救他们。

他非常留心地去拜访患病的人，坚固他们在这个时候不要听魔鬼的建议，所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永远称颂神，因为神借着他来支援他们，脱离吼叫狮子的吞吃。他也不辞辛劳地到他所知道最远的地方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之他每年都有两三次长途旅行，所以许多人就讥笑他为本仁主教。他在会众心中所撒下的种子，并神恩典的浇灌，使得结实累累。

他工作的另一部分就是作和事佬，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分歧，阻止损害事件的发生，并帮助一些家庭免于破裂。不论何时他遇见这种需要，他都务必将之化解，不然他是无法得到安宁的（因为这样的祝福是圣经所应许的）。事实上，正当他从事这项工作时，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后你将看到这件事的详情。

虽然良心突然地得到自由，但他马上就发现，英国国教对于多年受压迫的反国教徒，虽然给予平等的地位，但在心态上却没有真正的改变。

本仁非常喜爱这样的自由，而且为了得到益处，他也善用了这自由，但他在行动上却非常谨慎，心存敬畏，恳切地为英国的罪恶所导致将临的苦难而祈求，使英国不致因神的震怒而毁灭。

很多人都来听他讲道，并谈论到建堂的事，于是大家都非常乐意地为建堂的事奉献。待教堂建好之后，献堂礼拜那天，来了许多的人，虽然教堂很大，但却坐无虚席，甚而不敷使用，都是因为要听他讲道，并在开幕当天参加聚会，以示对本仁约翰的敬意。他住在贝德福的时候，心灵非常平

静，虽然物质生活上不是很丰富，但他却能安贫乐道，远避属世的俗务，所以他才能专心致力于传道工作。

此时，政府派遣专人到各地从事新的政令，汰旧换新地革除了一些政治人员。本仁对这件事深表关切，预先看出了这样作的后果，所以就在主日讲台上反对这件事。当时有一位大官员看他这样反对，就派人去请他来谈谈，意思是要给他一个官做做，来打消他反对的态度；可是本仁却没有去，而婉拒了大官员的邀请。

当他不用写作、不讲道时，他常常会到伦敦，在那些不从国教者的人中间讲道。许多人都以为他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育，就认为他讲的不值得听，但因为他实在深悉圣经，又非常有判断力，对自己所说的都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因而深受感动。许多来听道的人，本来都不打算从他那儿得什么帮助，但是走时却从所听的大得帮助、心得满足，并且像当初的犹太人对使徒一样，非常惊奇这人是从哪里得的学问。明显可知，他们是看见神特别帮助那些乐意努力在神葡萄园工作的人。

以后数年中，他都跟随着他的主，那位永远值得称颂的耶稣。他周游四方，广行善事，所以令那些批评他的人找不出一丝污点来破坏他的名誉。现在我要指出一件事，向那些轻忽、藐视他的人挑战，就是不论何时，也不论何种理由，当他面对反对他的人时，他都常常为他们祷告。他时时为他们痛哭，流涕的求祝福，而他们也真在自己与朋友的身上看到了这个结果。神实在垂听忠信之人的祈祷，并且也答应了，甚至是为仇敌的祷告，神也垂听、答应，就像雅各为他的三个仇敌祷告一样。

现在我要将本仁的生平，作一简略的概述。

在他悔悟到自己生活邪恶的状况，并且信主之后，于一六五五年受洗加入教会，不久即成为一热心的基督徒。但当一六六〇年英王查理复位时，本仁约翰却于十一月十二日正当讲道时被捕，在贝德福监狱中渡过了六年的时日。由于政府对不服从国教者的特赦，以及权势者的代求，他得到了释放。

六年后，于一六六六年，他又被捕入狱，也被关了六年之久，这次狱卒特别可怜同情他所遭受的痛苦之情；当他这一次被捕时，他正讲到"你信神儿子吗？"这个经题。在他第二次坐监被释放后不久，他又被关了六个月。在他监禁的十多年当中，他写了下面几本书：《靠圣灵祈祷》；《圣城的复兴》；《丰盛的恩典》（即本书）；《天路历程》（前半部）。

在他十二年监禁的最后一年中，贝德福教会的牧师被主接去，本仁就于一六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被选为当地牧师。在这期间他常常与那些反对他，认为他是不学无术的学者辩论。有一次他虽然只是本著圣经平淡无奇地述说，没有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也没有用优美的辞藻加以表达，但他却将那公开说他讲道没有圣经原文根据的人击倒了。还有一次，有人攻击他缺乏爱心，因为他曾说过，要大多数的人得救是很难的；攻击他的人就说，那他教会中大多数的人也是不得救的；本仁就用土浅石头地的比喻，叫那反对他的人哑口无言了。他传道都是根据圣经，圣经中没有的，他就不传。

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处事非常严谨，凡事都没有留下任何会遭攻击的把柄。为了避免人的辱骂和责备，他宁可自己遭受不便和损害，可是对于那些辱骂别人的人，他却加以斥责。

在他的家庭中，他严守祈祷与彼此劝勉的操练。他的努力大蒙祝福，他的妻子儿女，正如诗人所说："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诗十六3、4）。虽然他属世的财宝稀少，是因为他坐监、生病受到许多损失，可是他在生活上却总是够用，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宝藏--知足，永远吃不完的筵席。

最后，因为他在监狱中所受的苦，以及年纪的老迈，再加上他苦口婆心的教导人，他的体力似乎已经消耗殆尽，离死的日子不远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本仁先生有一位邻居，是一个年轻人，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直不讨他父亲欢心，听说他父亲不打算让他继承遗产，所以他就来请本仁先生去与他父亲商谈。本仁总是乐善好施、有求必应，于是就骑马前往伯克郡雷丁市，在那位年轻人的家中，情辞迫切地求父亲与儿子和好，最后父亲终于怒气尽消，心情缓和，反而想念起儿子来。本仁先生任务达成之后，就启程返回伦敦的家中，途中突遇倾盆大雨，回到家时已经全身湿透，发起高烧。他在病中实在是百般忍耐，并且还说，他什么都不想，只要与基督同在就好得无比，而死是最上算的了。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想到时间短促、疾病的严重，他就安心地将一切挂虑的事放了下来，并将自己的灵魂，交在他最慈悲的救赎主手中，从将亡城随着圣游者到新耶路撒冷城去；因为在他的圣洁观望与愿望中，他的心早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在他病了十天之后，于一六七八年八月十二日死于伦敦圣墓教区的雪山上，一位杂货店老板史达克的家中，享年六十岁，并葬于靠近野炮阵地，一块新买的墓园里。

他的身体一直躺在那里，直等到复活的日子。到那日他就要荣耀地升起，而得到喜乐与幸福，再没有痛苦、忧伤的事缠绕着他，一切的眼泪都将擦去；在那里他将成为基督荣耀的肢体，并永远与他一同作王。
